

江西省政府教育廳編印

第四輯

小學國語(再版改訂本)

抗戰叢刊

程時燧

抗戰叢刊編輯例言

- 一、本叢刊旨在以正確之立場，精警之文字，發揚三民主義精神，倡導愛國思想，鼓勵抗戰情緒，並提供時事知識，工作方針，以爲學校青年社會民衆及一般人士閱讀之用。
- 二、本叢刊內容不拘一格，凡學校教材，大衆戲劇，青年讀物，一般論著，以及音樂，詩歌，地圖，板畫，經本廳審查認爲確有價值者，皆以同一版式陸續印行之。
- 三、本叢刊酌收最低印費並郵費，以便再版。

採用本輯材料教學時之注意點

- 一、本輯專供小學中高級國語補充教材用。各校原用之教科書，凡與抗敵救國無甚關係之課文，可改作閱讀材料，或竟略而不教，以期騰出時間，採教本輯材料。
- 二、本輯編選時，爲分類清楚起見，故用論理式之排列；教學時可活動採用。
- 三、本輯較長之材料，可分節教學；惟仍須注意先全體而後部份之原則。
- 四、較淺材料，高級可採作閱讀材料之用。
- 五、教學方法，除依一般教學順序外，事前應注意環境佈置以興奮動機，臨事應運用藝術手腕以鼓舞情緒，結束應多方練習與應用以增加教學效率。

抗戰叢刊 第四集(再版改訂本)目錄

我們爲什麼要抗戰	擬張道藩氏演詞改作	可師(一)
服兵役的是好男兒	節錄東南日報	浙抗敵後援會(二)
立國精神	節錄	馬君武(三)
勇敢		孫季叔(五)
愛國兒子給母親的信	蘇女師小教材	胡嬌紅(六)
母親給愛國兒子的回信	節錄蘇女師小教材	胡嬌紅(七)
寄給戰地服務的童子軍	節改中央日報副刊寄給上海童子軍	芳棣(八)
南口的保衛戰	節集各報戰地通訊	可師(九)
羅店的爭奪戰	節錄新聞報滬戰特寫	王晉奇(二)
東林寺的殲滅戰	節錄新聞報滬戰特寫	王晉奇(四)
平型關的游擊戰	節錄朱彭會見記	王少桐(六)
首都的空中戰	節改中央日報通訊	可師(七)

- 一炮中三機 節錄申報「從轟炸中來去」……………郭沫若(一六)
- 從火綫上回來 節改宇宙風「在前方，不朽的一夜」……………徐遲(二〇)
- 郝劉二將軍 據抗戰周刊楊叔孫弔忠魂改作……………可師(二四)
- 四百二十個壯士 節改地方教育旬刊八百壯士孤守岡北……………何仁(二五)
- 瀋陽城的陷落 節改兒童教育教材介紹……………盧冠六(二六)
- 大屠殺 節改徐亞倩原作……………張榮文(二六)
- 一二八之夜 節改上海北區小學教材……………吳海洲(三三)
- 蕭特 中華小學國語讀本……………(三四)
- 一個可敬的司機 節改新生活國語課本……………(三五)
- 忠勇的傷兵 節改中央日報勞軍紀行……………黃樂民(三五)
- 捉漢奸的軍官 中國兒童時報……………暮耕(三七)
- 「我還有一隻手」 節改抵抗三日刊「日本飛機和中國小孩」……………劉良模(三八)
- 嘉定城上的石像 節改世界高小國語讀本……………(四〇)

鑿賊不屈的朝鮮童子 節選兒童世界……………彭家煌 (四)

波蘭童子 節改北新國語讀本…………… (四)

「阿美利加的幼童」 世界高小國語讀本…………… (四)

最後的微笑 節改商務高小國語教科書…………… (四)

發礮很準 節改普法戰時一礮兵……………劉正訓 (四)

喇叭手 中國兒童時報……………庫拉爾紀著 沈舟譯 (四)

砲兵歌 中央日報……………羅家倫 (四)

機關槍手 節改國聞週報……………郭源新 (四)

敵人的末路 工商報副刊……………馮玉祥 (五)

吊天照應 大公報戰線副刊……………高蘭 (五)

想到滿洲否 浙江進修半月刊…………… (五)

羊袍百細穿 浙江進修半月刊…………… (五)

江南淚痕 選自江西地方教育……………朱希仁 (五)

抗戰叢刊

四

黃浦月

選自抗戰戲劇半月刊

宋之的 (完)

我們爲什麼要抗戰

可師

數十年來，日本偷竊了一些歐美文明的表面，投機取巧，趁火打劫，偶然得了一兩次勝利，就得意忘形，想要獨霸東亞了。在牠的心目中，祇有強暴的「武力」。什麼「正義」「人道」，什麼「國際公法」「國際道德」，都是沒有的。

牠強奪了我國的朝鮮，台灣，琉球，大連，旅順不夠，還要竊佔我東四省。竊佔我東四省不夠，還要侵略我中國的北部，進而併吞我整個的中國。

牠自己處處在那裏排華侮華，反說中國不應該有抗日宣傳。牠侵佔了中國若干省區，反說中國不應該抵制牠的劣貨。牠現在派了幾十萬軍隊，來侵略我國的南北各省，派了幾百架飛機，每次轟炸我國各地，派了幾百隻軍艦，封鎖我國全部海岸，牠居然還說是牠的自衛行動。一個國家，這樣的自欺欺人，不講道理，還配說是文明國家嗎？

再看牠的軍隊，把我們的壯丁也殺，婦孺也殺；牠的海軍，把我們的民船也擊，漁船也擊；牠的飛機，把我們的難民也炸，傷兵也炸，醫院也炸，學校也炸，甚至第三國的教堂也炸，駐華的大使和士兵也炸；并且牠焚燒搶劫了我國人民無量數的財產，收買漢奸在我國各地施放毒氣毒藥，強迫我國東北人民替牠作戰。這般的殘暴，這般的野蠻，真是從古以來全世界所未有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全國一致抗戰，是人類歷史上最神聖的戰爭。不單是中國本身求生存

，也是爲世界人類求生存；不單是爲東亞求和平，也是爲世界求和平。我們雖是一個弱國，但日本是侵略，我是抗戰；我們的精神和正義，決不是敵人的飛機大砲所能摧毀的。現在全國同胞，都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決心抗戰到底，奮鬥到底。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服兵役的是好男兒

浙抗敵後援會

「人民均有服兵役的義務」，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上，都有這樣的規定。

我國的兵役法，在二十二年就頒佈了。自神聖的禦倭戰事發生，國民政府，便於八月三十日明令征集國民兵。這種措施，不但適合時勢的需要，並且是制勝敵人的要圖。

實行征兵，在我國並不是新的創制。唐代以前，都是寓兵於農，實際就是征兵制度。所以當時每個人民，都有堅強的戰鬥能力，不怕外侮的侵凌。後來改征爲募，形成重文輕武的惡習，國勢也就逐漸衰落，造成兩次爲外族覆亡的恥辱。這是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

我們的敵人，他們只有常備兵十七個師團；但戰時征兵，就可動員到三百萬人。其他歐美各國，所能赴前線作戰的國民，也可動員到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國現有常備兵二百多萬，數目不可說不多；但是能夠動員作戰的國民，却不很多了。這是何等慚愧而可怕的。要知道有了充實的資源，還要有許多的士兵，才能應付長期抗戰。我國人口數量

大過任何國家，只要能夠動員百分之十，就有四千七百萬的鬥士。那還怕我們的敵人，得不到最後的勝利嗎！

總之，要繼續發揚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的文化，要保衛中華民族三千五百萬方里豐腴的領土，每個中華好男兒，都應該擁起槍桿，到前線去。這是神聖的責任，也是光榮的使命呀！

立國精神

馬君武

九一八事件發生不久，蕭伯納到中國遊歷。有人和他談滿洲問題，蕭伯納說：「滿洲人要是具有我們愛爾蘭人的精神，是永遠不會被征服的。英國要征服愛爾蘭，須每一個愛爾蘭人，有一個英國兵拿槍跟着他。」

愛爾蘭人有這種精神，所以世界上有獨立的愛爾蘭。

一二八上海戰事未久，有一位法國巴黎晨報的記者來遊歷廣西。他說：「我是初次到東方，看見許多事，真令我們法國人莫名其妙。法蘭西遇有對外戰事，不要說男子，就是老太婆或女孩子，都要拿性命送與國家。我看這次上海戰事，離上海稍遠的地方，居然行所無事，仍舊過他們的太平日子。」

法國人有這種精神，所以世界上有獨立的法蘭西。

三月十六日德國宣佈恢復徵兵，廣西有一個派往柏林學習的王自成寫信回來說：「我

的女房東有六十多歲，雖然有兩位兒子在外作事，她將家裏多餘的兩間房出租。全家的事由她一人處理。她聽到德國恢復徵兵的消息，歡喜若狂，敲開我的房門對我說：『王先生，我們恢復徵兵，有復興的希望了！』不一會便倒在地上。過了一天，竟死去了。醫生說她是歡喜過度，血管破裂。』世界大戰四年又三個月，德國人死於戰場的凡二百萬人，傷的不算。

德國人有這樣的精神，所以世界上有獨立的德意志。

總而言之，凡是獨立國家，國民皆有一種「甘爲國死」的精神，這就是我所說的立國精神。這種精神在日本尤爲旺盛。日本稱這種精神爲「大和魂」「武士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期，我在日本讀書，看見凡應徵的武士，都有親戚朋友歡送他入伍，手上拿了些白旗，旗上寫的是「祈戰死」三個大字。

可見捨棄自己的生命，以爲民族，爲國家，這是很高尚的道德。但是這種道德，現在已經是普遍了。凡是實行徵兵制的國家，已經看這種事爲國家不可遠的法令和人民必須盡的義務了。

我們從此須打倒「明哲保身」的舊學說，破除「苟全性命於亂世」的舊習慣。我們應當服膺的教訓是：

「祇金革死而不變，」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祖宗土地，不可以尺寸與人；」

「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以及其他與此相類的名言。

人類與其他一切生物一樣，是永久競爭不斷的。有必死之志，然後可以圖存。合全國人民的總力量以捍衛國家，然後國家不至於滅亡。

我們國家有四千六百餘年的獨立歷史，有三千五百萬方里的土地，佔全世界陸地十二分之一；有四億七千四百餘萬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

青年們，大家把「甘爲國死」的精神提起來，五十年後的中華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

勇敢

孫季叔

當我們遇着困難的時候，別人便會鼓勵我們道：「喂！勇敢些，勇敢些！」勇敢便是不怕艱難，不怕挫折。因爲世界上的一切學問和事業，都不是輕易能夠得到，輕易能夠成功的；我們要想達到目的，非勇敢不行！

所謂勇敢，並不是專指體力強壯說的。當然，勇敢的人，必須有健全的身體和精神。但若專論體力，那麼，牛馬的體力不是比人還強嗎？可是，那決不能稱爲勇敢。

人的勇敢，必須含有智慧和道德的原素。換句話說，必須有真理在乎其間。否則，只是蠻橫，決不是勇敢。

從歷史上觀察，自古以來，社會的進步，多半由勇敢得來的。

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常常被權力所操縱，被豪強所把持，被流俗所矇蔽的。要想在黑暗之中求光明，束縛之中求自由，壓迫之下求解放，必須有排除一切困難的決心，勇往直前，然後才能夠成功。

要能不為權勢所屈服，不為豪強所妥協，不為流俗所矇蔽，又不斤斤較量個人的利益，這樣的人，纔是社會上的最勇敢者。

孫中山先生，爲了反抗帝國主義軍閥和封建勢力的壓迫，起來提倡革命，其間不知經過了多少困苦艱難；然而他能夠不屈不撓四十年如一日。這種勇敢的精神，實在是我們大家最好的模範。

求學問要勇敢，做事業要勇敢，爲了人類的自由幸福而革命，更要勇敢。能勇敢，纔能使新的光明的人生，新的幸福的世界實現。

愛國兒子給母親的信

胡媽紅

親愛的母親：

現在甚麼也不能阻撓我投筆從軍的志願，我是甚麼也不及顧慮；我所想到的只是爲國効力，願意死在戰場上，作中國的忠鬼。我不能顧念到你了，親愛的母親！

不要傷心，不要畏怯，你應當欣慰，因爲這願爲國殤的，是你親愛的兒子。我看過許

多別個國家的母親，也愛她們的兒子；但遇着國家有事，她們就忘了私情，勉勵自己的兒子，去爲祖國効力。我希望我親愛的母親，作中國第一個「愛國甚於愛子」的母親。老實說：以一個青年人，去戰死在槍林彈雨那種慘酷的戰場上是可悲痛的。不過不幸而中國亡了，以無數的青年人，去受異族的欺凌與虐待，那悲痛更千萬倍於戰死。到那時，你將無法來愛你的兒子，只得眼看着自己的骨肉，在別人鐵蹄之下宛轉呻吟。

親愛的母親，願你這樣策勵我：「上前罷，兒子！我養育你，原是爲國家而養育。國家有難，你不敢上前，就是辜負了我，也侮辱了我！」我更希望全中國的母親，都這樣對他們的兒子說：「去罷！不打勝仗，我不願意你生還來見我！」

你的兒子

胡媽紅

母親給愛國兒子的信

親愛的兒子：

你的勇敢，給了我無上的欣慰。

我把你的信公開了，給那些做母親的看看。我臉上縱流着熱淚；但這熱淚是驕傲的，喜悅的，當然也是悲痛的。

本來一個青年人，並不專是屬於父母或家庭的，應該屬於社會，屬於國家，乃至於全人類。現在機會到了，上前罷！否則，國家何苦要這懦弱的青年人，做母親的何苦要這不

忠實的兒子。

你此番不但是愛國，而且是爲了全人類的公義。我希望你和其他青年，挽救祖國的危難，并且在強暴殘忍的敵人手中，奪回世界人類的公義。

是的，兒子！我敬佩你。我願意作第一個「愛國甚於愛子」的母親。我願意現在全中國的母親都這樣做。

中國得不亡，公義得伸張，人類得和平，爲此三者，我向你致敬，並且永遠的策勵你勇敢些，上前去吧！

你的母親

寄給戰地服務的童子軍

芳楫

如今年青的你們踏上征程了。危險自然是想像得到的，但國家正因爲要負責地保衛你們，久長地愛護你們，所以不得不不要你們以現在些小的犧牲，獲得他日永生的代價。同時，它正給予你們一個鍛鍊能力的機會。它要你們面對着當前的民族憂患，激發中國童子軍人格的光輝，表現出中國童子軍訓練的效果來！

親愛的弟兄，你們能夠這樣勇，不正因爲看到國家的命運太可悲嗎？十年來，你們的父兄都用着全付力量，打算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創造一個獨立，自由，平等，光明

，燦爛的新中華。但敵人却在旁妬忌，終而實行破壞了。國家既這樣受着嚴重的威脅，親愛的弟兄，我們能夠不再嗎？我們能夠再忍耐下去嗎？何況「勇」是童子軍的精神骨幹之一。必須有大智，大仁，大勇，才配做一個健全的童子軍！

親愛的弟兄！你們堅苦地在前線協做工事，防護交通，又辛勞地來後方照料傷兵，安置難民。你們重視責任，你們輕看性命。在工作未完成的時侯，就是砲火連天，彈片紛飛，你們依舊面無懼色。

你們這樣的努力，無疑地更提高了中國童子軍在國際間的地位，更造成了中國童子軍在世界上的榮譽。以小我的犧牲，成就了個人人格的美善，發揚了祖國國格的尊貴。親愛的弟兄，這又何樂而不為呢？

南口的保衛戰

可師

八月八日，南口驚人的戰事開始了。敵以三萬多的人，向我湯恩伯部的守軍作猛烈的攻擊。到九月初止，敵軍先後增兵七次，每天都用唐克車飛機大砲猛攻我陣地，投彈動輒數十百枚，發砲每次總有四五千發；可是我軍儘管一團一團的殉難，還是死守不退。陣地白天給敵軍炸毀了，晚上我軍便拿了手榴彈衝過去，將失了的山頭奪過來；敵人得不償失，往往白送了許多軍械和俘虜。

守居庸關的某營，被敵人猛烈轟擊。有一次，工事全燬，官兵全部殉難了，只贖下一

個排附。他一個人依舊守在山頭上。把重量手榴彈——山西人叫手雷——向敵人猛擲。手雷擲完了，便奔向百餘公尺遠的山後營部裏去拿。因為手雷太重，每次只能拿兩枚，他拿了兩枚，便奔回來潛伏陣地內。等敵人上衝，就猛擲下去。擲完了，他再去拿。營部一共存了兩百多枚，他山上山下，奔跑了一百多次，炸死了無數敵人，消耗了無數敵人的砲火，敵人始終不敢衝上山。他一個人支持了三小時，我們援軍方才趕到。

在南口右邊一個口子叫蘇林口，我們因為兵力不敷分配，守軍的力單薄。一天，被敵軍大隊衝入了。我們的杜排，就隱伏在山林內，每天向敵人的後方游擊，破壞敵人的糧食輜重。有一次在蘇林口，截獲糧車數十輛，並將押運的敵軍十二人殺死。將十二顆人頭，專派一個勇敢的弟兄，送到師部裏去報捷。

南口的右翼是東西大嶺，東西大嶺的右翼，是黃老院。也是因為我們守軍軍薄的關係，被大隊敵人侵入了。我軍據險抵抗，和大部敵人，足足支持了五晝夜，不眠不食，直等到援軍趕到。

守南口正面的某團，被敵人砲火飛機猛烈轟炸，大隊步兵猛烈進攻，我們簡軍的工事，完全給他們炸平了；但我軍仍堅守陣地。團長羅芳珪，身中數彈，還是大呼殺敵。後來只贖了少數的士兵，并已無人指揮，還是各自為戰，誓死不退。像這樣的苦鬥，從八月八日起到八月十一日援軍到達，整整的支持了三晝夜。

全軍都這樣拚命守南口，但結果因為張家口的失守，南口變成死地，在戰略上不能不

放棄。晴天霹靂，全線萬餘全身浴血的官兵，無不放聲大哭，放棄二十天來堅守未失的天險，並且自動炸毀了那祖先給我們造下的險要的雄偉的居庸關，和一切防禦工程和要地，在八月二十六日，含着無窮的憤懣而後退了。

在蘇林口游擊的杜排，直到二十七日，方才從敵軍的空隙裏，衝到懷來，趕上大部。但他們全排，未損一人，未失一槍。你想，這是何等的不容易哪！

羅店的爭奪戰

王晉奇

八一三滬戰爆發以後，我們忠勇的戰士，後發先制，把虹口楊樹浦一帶敵人堅固的巢穴，緊緊的包圍着。因此敵人便變換戰略，想在長江下游各口岸登陸，把戰線延長，牽制我們在江灣和閘北的兵力。

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大批敵艦，在川沙口和獅子林一帶，集中砲火，並施放烟幕，強迫登岸，配備着新式鋒利的武器，由江邊向前衝進。我們守軍，雖然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和敵人死拚，終因衆寡懸殊，第二天，就被敵軍衝進寶山獅子林月浦等處，而到達了羅店。

素以用兵神速著名的總司令某將軍，在敵軍向羅店衝進的時候，立刻下令調集彭夏兩師，向羅店轉進，李師向嘉定方面急進。彭師的先頭部隊，很神速的在當天晚上，就趕到了羅店，和敵人發生猛烈的遭遇戰。敵人雖以重兵用了最新式的武器，發揮猛烈的火力，

威脅我們；但我們的戰士，沒有一個不在緊密的槍林彈雨之中，勇敢地挺進，衝入敵人的陣地，前仆後繼地和敵人肉搏，鏖戰了七八小時，終於把敵人的銳氣煞住，而給以重大的創傷。

二十四日，李夏兩師也趕到了，我軍兵力更加雄厚了，便向敵人忘命的打過去。羅店附近的敵軍給我們完全肅清了。李師便担任羅店到瀏河一線的防務，彭夏兩師再向西北挺進，收復了寶山獅子林月浦等處。

當然，敵人的想奪取羅店來控制太倉嘉定，威脅我們開北江灣線的野心，決不因此而止，所以在二十五日的拂曉，敵人的後援部隊，又在石洞小川沙等處登岸了；由大批飛機和軍艦掩護之下，再向羅店方面衝進。這時我們在羅店的工事，還沒有建築得鞏固，彭夏兩師的隊部，又向西北方面挺進；李師防線較長，在羅店的兵力也不算雄厚；同時羅店鎮被敵人飛機炸彈和兵艦炮彈，像撒豆般的密集轟炸，所有的民房，差不多炸毀完了，尚未鞏固的陣地，也多被破壞，我們的守備隊，大部被迫退去，僅有一營的兵力，在這無險可憑的羅店鎮上苦守。直到晚上八時左右，李師急忙的在瀏河方面調回一團兵力，由旅長蔡炳炎，副旅長李維藩，親自率領，集合羅店附近原有的駐軍，乘着黑夜，衝進羅店鎮。敵人雖有銳利的武器，總擋不住我們戰士忠勇的熱血。尤其蔡旅長李副旅長親臨陣地，身先士卒，浴血抗戰，結果又把敵人打退。可是，我們忠勇的旅長和副旅長，竟在這一戰裏爲國捐軀了。這種壯烈的犧牲，多麼可歌可泣呢？

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我們彭夏兩師向川沙鎮進攻，一口氣把那邊的敵軍逐到江邊。但是敵艦上的炮火太密，我們的部隊不能在江邊紮住，敵人再以新部隊登陸，向羅店作第三次進攻。從二十八日上午八時左右起，一直到下午三時左右止，飛機和火炮的轟炸，簡直沒有一分鐘停止，飛沙走塵，籠罩了全鎮，但我們忠勇的戰士還是苦守着，使敵人不敢輕易衝進，直到傍晚，敵人更以密集機關槍和小鋼炮以及坦克車，攻進我們陣地。我們的守軍，抵抗了相當時間，不得不退出羅店。

這時我霍師已經開到了嘉定，立即開赴前方增援。每一個兵士都興高彩烈的踏上保衛國土的神聖征途，轟轟烈烈的衝進火線；同時彭師的主力，也向西轉進，協同霍師，向羅店開始作第三次的反攻。經過三小時的血戰，衝鋒陷陣不下十餘次，彭師由東南向西北，在夜色蒼茫中，奮勇奪回了羅店鎮的南半部；霍師也由西向東夾擊，奮不顧身，接連破壞了敵人的鐵絲網，衝入羅店以北的長橋，直到敵人清耳司令部裏邊。敵人的一個指揮官，被我們擊斃了，還俘虜了幾十個敵人，殺死的敵人更是無算，可是我們也遭遇了相當的犧牲。

這一次的搏鬥，不幸因彭霍兩師受通信的障礙，雙方不能相互策應；同時霍師在深夜裏爲河流所阻，所以沒有成就全功。到二十九日以後，便在羅店鎮各佔半部的形勢之下，往復爭奪，日夜不停的演續下去。有一次已經把羅店鎮三面包圍了起來，可是右翼陣地變動了，不得不把包圍着的東邊的陣地，向後撤退數百公尺。

總計在羅店登陸的敵人，至少在一師團以上。他們在海陸空軍的立體進攻之下，想一舉而把我們擊退；可是我軍充分發揮了應戰的精神，突擊的戰術。旺盛的士氣，忠勇的熱血，這些力量的結晶，比鐵還堅強。要想衝進我們的陣地，敵人也知道是一件困難工作了。

東林寺的殲滅戰

王晉奇

在羅店西南三四里地的光景，有一個地形較高，東南北三面環水的東林寺，當時是我們比較最突出的一點陣地。在那裏，守可以瞰視敵人的行動，攻可以截斷敵人的後背，所以敵人侵佔了羅店以後，最不放心的便是東林寺。

從九月二十七日開始，敵人不斷的來探索。我們駐在那裏的一連守兵，把敵人每一次的進犯，都擊退了。到了二十九日的拂曉，敵人出動了大量的兵力，向着東林寺猛烈進犯，一因敵人的火力非常猛烈，二因敵我的數量衆寡懸殊，所以我們的陣地，先後被敵人突破了。我們的守兵，一個個掛彩，一個個倒斃了。可是僅存的幾十個戰士，還願流最後一滴血，用最後一顆子彈，和敵人拚。

這樣苦持到快要中午的時候，我們的援軍到了。死守着的士兵，便做了敢死隊。增援的二連士兵，從左右夾擊。敵人不能支持，當天傍晚，便完全給我們擊退了。

三十日那天，敵人以大小各種砲，施展着面積射擊，把這邊的房屋，都毀壞了；接着

步兵衝了過來。雙方的部隊，一步一步的接近，敵人更用密集的機關槍自動步槍和小鋼砲，緊對着我們部隊轟擊。我們為避免過大的犧牲，便向兩旁移動。在這斷垣殘壁的枯廟裏，祇留着一班士兵苦守，架着幾挺輕機關槍，等候着敵人。

敵人已是一步一步的迫近了這枯廟。我們最後留下的忠勇士兵，想搖動機關槍，但是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機關槍發生了障礙。胡玉林班長便和他生死相隨的弟兄，帶足了手榴彈，一聲喊殺，從這斷垣殘壁裏，跳了出去，猛烈的向着敵人投去。一連投了十餘枚手榴彈，敵人猝不及防，炸死的炸死，炸傷的炸傷，其餘的見勢不佳，都狼狽地向後逃去；這時我們的大隊，便又結合起來，向敵進擊。敵人急忙回身迎戰，就在田野裏急忙的築着工事：和我對峙。

敵人雖是失敗了好幾次，可是奪取東林寺的野心，決不停止。十月一日敵人又用小部隊衝過來，接連幾次，都給打了回去。第二天早上，敵人的砲又開始轟擊，掩護了敢死隊，蜂擁的衝來，後邊又跟進大隊人馬。我們的部隊，全數出動，向敵人迎擊，經過幾小時的衝鋒肉搏，雙方的死傷都是很重。

突然間敵人富田義信中尉，率領了幾個敵兵，從空隙裏竄進了這殘破的古廟。我們受了傷的胡玉政排長，這時正躺在廟裏。他看見敵人進來，急舉手槍瞄準敵人就打，可是手槍又發生障礙。胡排長急中生智，在他的手旁有一把挖掘戰壕的鐵鍬，他忘卻了他的創傷，一躍而起，高舉鐵鍬向敵人斫去，富田義信便做了鍬下之鬼；但是其餘的敵人，還是撲

殺進來。班長徐愛山，從兩背轉了過來，看見這樣緊張的局面，便屏住了氣，不作一聲，從一個敵兵的後背，奪得了一把戰刀，揮舞着向敵人沒命的砍過去，結果了幾個敵兵的性命。在混戰的時候，一等兵劉益刀被敵人戳中了兩刀，他顯不了身上流着的鮮血，仍奮舉起利刃，和敵人肉搏，接連刺死了兩個敵人。這樣英勇的搏鬥，把剩下來的那三兩個敵人，嚇得魂飛魄散，丟了兵器，拚命的逃走。這一場肉搏，我們雖是受了極大的犧牲，但得了很多的戰利品，使敵人靜伏了幾天，不敢再來進犯。

平型關的遊擊戰

王少桐

晉北敵軍看到雁門關既有天險作屏障，又有重兵把守，不易進攻，因此想由我們右翼的平型關進兵。倘突破了這關，就可以直進繁峙代縣，而將雁門關一線截斷。所以就在九月二十五日那天，由著名的板垣師團的第十和第二十二聯隊，浩浩蕩蕩，向平型關進攻。敵人的打算是很週到，也很毒辣。可是這種企圖，我方早就料到，所以事前在這方面配備的兵力很是雄厚。傅高等部，分駐關城口下午還等地，八路軍在再莊白崖台關溝等地埋伏。只待敵人前進，就四面包圍，一鼓加以殲滅。

這次的佈置，十分嚴密，敵人完全不曉得這裏的虛實。所以敵軍剛過小寨村，八路軍突由側面出擊。這是兩面皆山，中間是一條山溝的地方。敵人出乎意外，恐慌萬狀，八路軍立刻將敵包圍，居高臨下，齊用手榴彈擲去。敵人雖欲頑抗，但在狹道的中間，既不能

施展他的重兵器，又無法衝擊，所以只有束手待斃。除當時傷亡五千餘名，並活活的被我俘虜一千餘人外，我們還奪得坦克車裝甲車和摩托車共七十四輛，抄獲敵人的高級司令部重要文件，和軍事地圖很。

這次的獲勝，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我們採用遊擊戰略，行軍秘密而且神速，再利用山地進擊，所以敵人無法頑抗了。只是美中不足的一件事，就是其他三路，未能和八路軍取得一致行動，所以尚有一部敵人，向蔡家峪方面逃去。如果左翼我軍同時包剿，那末這次敵人的損傷一定要在一萬以上。

首都的空中戰

可師

警報傳出後半小時光景，我們的空軍，迎上敵人向首都前進的飛機了。空中的戰鬥，便由此展開。

一會兒衝散了。高志航君把距離最近的敵機，追到兩三百米的距離，開始施放他準確的機關槍，擊中了敵機的腹部，但敵機還很快的上升翻圈；忽然又得了一個機會，湊上幾槍，敵機便跌向龍潭方面去了。

回頭的時候，他又擊落了一架敵機，再轉回來幫助陳有爲君追擊另一架敵機。正當他連續在敵機尾端上空射擊的時候，忽發現敵驅逐機兩架，繞在後面。他趕快掉頭上升，一個翻身，便又翻在敵機的後面。敵機也很迅速上翻。這時，忽又來了一架敵機。他受包圍

了。連忙施展他斜面倒飛的神技，上升到雲塊裏去；恰巧劉粹剛君飛來衝擊，黃汗揚君也在另一角與敵機盤旋，所以把敵機很輕鬆的擊落了一架。

後來劉粹剛君，忽然覺得機上的某一部鋼絲，似乎被敵擊斷，航力減低了。正要降向機場去的時候，忽發現敵機一架，緊跟着往下衝來，速度很快，愈下愈近；他轉動機器，覺得尚可操縱，便將油门關小，等到敵機來近，突然以九十度直角的小轉灣，轉向敵機。敵機也很靈敏，馬上升，想控制劉君的後面。劉君也跟着上升，相互追逐。忽然得到敵機後側的一個優越地位，砰然一槍，敵機的汽缸爆裂，便像一條火龍，向地直拖下墮了。這一次戰鬥的結果，敵驅逐機被擊落四架，還有受傷逃回的敵機，無法調查。我們的空軍呢？犧牲了曹芳鎮一位戰將，壞了兩架飛機。

一炮中二機

郭沫若

「緊急警報了。」大家都跑向對山下的土壕裏避難。

友梅站在進口的階段上瞭望空中的情形，一一向壕裏的人報告。壕裏有一人向我說：友梅是我們的哨兵。

——他很有趣，等我也來替你們當個哨兵。我說着也就站上階段上去了。高射砲和敵機的角度，真是可觀。

據我所看見的說：開始是有十一架敵機飛來，由南轉向東城去，預備散開。四處埋伏

的高射砲，一時震天價響亮。砲烟在敵機的隊中穿插。烟雲和機影密接，不易辨別清楚。

忽然有一砲響得特別着實。敵機隊中的第十架，帶着一股黑烟，像彗星一樣墜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敵機墜落了一架。友梅滿高興地向壕裏報告。

敵機被打中了一架以後，其餘的便散開了。高射砲烟和它們角逐了一會，它們又各自逃竄了。

不一會，又有一隊敵機來了。這次是五架，依然是由南面來，却轉向城西北去散開。

忽然又是一聲特別着實的砲響。一架敵機發出一朵紅光，紅光上冒着黑烟，又像一顆彗星一樣，墜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敵機又打下了一架！友梅跳起來了，比剛才更加高興地向壕裏報告着。

怎麼放紅光呢？我懷疑着問。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槽。友梅很內行地向我說。

被打落了的敵機落在城西北區，還冒起了一陣火烟。

其他的敵機慌慌忙忙地亂飛一陣，又逃竄了。

很有好一會，上天下地都凝寂着，沒有聲響。

警報解除了。壕裏的人大家都十分快樂回家了。

新民報館來電話說：我機在城外和敵機堵截了好一會。竄進城空的，只是一部分。又

說：我們的高射砲，在浦口一砲打中了敵機的炸彈，炸彈爆裂，敵機自行打傷了兩架，一並墜落了下來。

「一砲中三機！」這比舊時的「一箭射雙雕」，更來得有趣而可紀念。

敵人宣言，要把南京化為灰燼，我却親眼看見，敵人在南京化為為了灰燼。

從火綫上回來

徐 遲

因為我們公司裏捐了十萬隻蘇袋，而公司的棧房，是在戰區裏，所以新聞記者也不能到的火綫上，我却得到了遊歷五個小時的機會。

十萬隻蘇袋，分裝了十輛運貨汽車。每輛車四個士兵。我坐在第一輛司機的旁邊，在我的旁邊立着一位某團附。

沒有月亮，看不見四週的景色。汽車自然不開燈，因為怕飛機。可是那些秋虫，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叫得很起勁。

過了大塲，便聽見槍砲聲。接近地平線的遠處，每隔一分鐘，便閃電一樣的亮一下。經過一小時的默默的旅程，我們談起話來了。

某團附說，要介紹我去見某團長，又讚美我們公司的蘇袋的細而堅固。車子顛簸得很厲害。秋虫的聲音繼續的鳴叫，草葉彷彿還有響尾蛇「嘶——嘶——」的悠長的聲音。

「口令！」突然在黑暗中爆炸出震人的聲音來，團附也大聲的叫回去：「航！」。經過暗

同時，有手電燈亮了一亮，照見幾個士兵荷着槍。

我好奇地問團附：「這就是前方嗎？」團附笑了，說：「這自然是前方，不過還沒過劉行；過了劉行，可以聽機關槍的密集的掃射聲；迫近楊行時，可以看見大砲。過了楊行，便是今天夜裏的兩軍爭持的無人區了。」

「口令！」

「航！」於是汽車又駛過去。可是路前面彷彿有着一堆黑影子。這便是蓋着沙包的一個戰巷。司機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冷靜的飛駛，現在却慢了。他在第一輛車，要指揮後面九輛車的，他們有暗號。沙包的戰巷是蓋得彎彎曲曲的。車前的燈亮了，依着彎彎曲曲的路前進。

「開什麼燈！」有一個沙包旁邊的兵士喝問。

團附和司機立刻解釋，不開燈，這彎彎曲曲的路怎麼走。

「那末！」那個兵叫：「快走快走！」片刻後，車出了沙包巷，又飛駛了。不過現在的速率已比較減少了不少。

過劉行後，果然機關槍聲大起。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依舊這末鳴叫，還有響尾蛇。我告訴團附口渴了。

團附似乎很爲難的從他自己的熱水瓶裏，倒出半杯茶來。他說：「你別小視這半杯茶

。在前綫，這半杯茶，比什麼還值錢。兵士肚子餓了，不怕沒有乾糧吃；可是沒有水，只好乾着挨餓。」我把半杯茶一口吞下，覺得還是口渴；可是我不好意思，也不敢再要。

「蓬！」這是排砲。從月浦一帶射出，震動了大地，震動了我們的汽車，從我們頭頂嗖嗖地作響過去了。我的心直沉下去了，某團附若無其事的笑了。

「團附，我不上前了，我要回去！」「別怕！啊！你瞧！有好玩意兒可看了」。我順着某團附的手指望去，天空中不知何時已懸掛了兩盞小燈，一紅一黃。團附說：「這是砲兵的信號彈，你看了不懂什麼意思；可是砲兵一看，就知道他該怎樣發砲了」。『蓬——蓬——』。火球震動了大地，連我們的車都跳了一跳，從我們頭頂上嗖嗖地作響飛快地過去。機關槍聲密極了。蟋蟀，紡織娘，金鈴子却還是這樣鳴叫，還有響尾蛇。

我又安下心來。團附高興地的說：「好！你膽子大。你要看中國軍隊的行軍嗎？」
「我自然要，可是——」我說：「在那裏可以看到呢？」

「就在我們車的兩旁。」團附說：

我嚇了一跳，這麼神祕的事情！真在我車的兩旁嗎？我望了一望，望不見。某團附說：「好！這也是難得的機會，讓你見識見識，不過會挨罵的。司機，開燈！」

司機奉命開了燈，果然兩旁都是兵，默默的負槍荷彈，一些聲音也沒有地在前進。

「混帳！什麼時候！開燈！」果然挨罵了。燈立刻滅了，車又在黑暗中緩緩的移動。接着團附又讚美我的胆大。

「沒有什麼啊！大砲在頭頂上飛，機關槍老遠的，沒有流彈，怕什麼？」我說：「誰說沒有流彈？你聽那些嘶嘶的步槍彈，就在我們車前車後。」

啊！這就是我錯認的響尾蛇的聲音。立刻，我胆子寒了。我告訴團附：「我不上前了。可是楊行到了。」

某團長在午夜三時半，正伏几安息，我沒有和他見面，就回來了。車過大塲，快天亮了。

遠處的灌木叢中，突然一條紅線，冲天而起。團附告訴我「這是漢好的信號。」車立刻徐緩起來。

差不多立刻的，在車的正前面的高空中撲撲兩個照明彈，大地倏然亮了起來。

車夫做了一個暗號，傳到後面，很快的車急轉四十五度，斜向路旁一排大樹中插過去，停了。我們立刻下車。啊！如果有福氣看到十輛汽車整齊地，用同樣的急轉四十五度，而且同時的往樹的行列中插入，同時停住，那麼迅速，那末敏捷，真像電影一樣！便是那時我望到這十輛車，停得這樣整齊，距離這樣精確，而且剛巧把十輛車都掩蔽在樹葉底下，已經使我幾乎叫了起來。我沒有想到我們的軍隊裏，連幾個汽車上的司機，都訓練得這麼好！

每輛車點過人數，便各人在田野中分散。團附牽着我的手，也奔入田裏撲下！
遠處有炸彈的爆炸聲，飛機在天頂盤旋。

車再駛動時，天已大明了。我們用了七十哩的速度，開回上海。

這幾小時，真是我一生中最高意義的幾小時。

郝劉二將軍

可師

正當全國目光集中在晉北敵我兩軍，進退衝擊的時候，忽然聽到郝劉兩將軍殉難的消息，全國同胞在緊張激奮的情緒中，又加上一層悲痛和憤悶。

郝將軍現任第九軍軍長，劉將軍現任第五十四師師長。論職位，正可領導將士，捍衛國家；論年齡正是精壯有爲，獻身報國的時候；論能力又都有豐富的軍事學識和作戰經驗。像兩將軍這樣的人才，未來的使命正大，不料竟於此時犧牲了，真是國家的大損失。

不過就兩將軍個人立場說，却正是死得其所。人生本有一死，兩將軍不死於病榻而死於沙場，不死於內閣而死於神聖抗戰，不死於作戰不力而死於身先士卒，不死於出師未捷而死於遠道奔赴，橫堵乘勝直下的敵騎。血戰五晝夜，挽回北戰場的頹勢，功在國家，名留青史。這種以身許國，奮勇殺敵的精神，不啻我民族復興一個有力的保證。

所痛心的就是兩將軍的殉職處，正是晉北長城以南的地帶。假使沒有劉汝明一誤於前，喪失察綏門戶的張家口，李服膺再誤於後，放棄晉省咽喉的大同，那末敵人的勢力決沒有這樣容易的伸張到晉北，兩將軍自然更不會便在此時犧牲。所以兩將軍的死直接固死於敵人的鎗彈，間接却死於國賊的毒手。後死的人，應該怎樣努力，外殲強寇，內除國賊，

以慰兩將軍在天之靈呢？

四百二十個壯士

何仁

淞滬抗戰了兩個半月，殺死了倭寇無算，尤其是江灣和閘北不知打了多少次勝仗，把敵人三天佔領上海，兩星期佔領上海的迷夢粉碎了。

可是十月二十六日的一天，敵人用中央突破的詭計，集中陸海空軍的全部力量，突破了我們大場的陣線。因此江灣閘北的我軍，爲戰略關係，不得不於二十七日退守第二道防線了。

大軍後撤了。担任掩護任務的戰士們，人人都願把最後一滴血，最後一顆子彈，向敵人索取最後的代價。閘北方面，我八十八師的謝晉元團附和楊瑞符營長，就率領了四百二十個壯士，留守最後的陣地。駐滬英軍，眼見他們要受包圍了，力勸他們避入租界，但他們抱定了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視死如歸，謝絕了這個好意，登上附近四行倉庫的高樓，機警沈着的應戰。這樣支持了五天，殲滅了倭寇百餘名。一位女童子軍，冒險送了一面國旗進去，因此青天白日的國旗，在四面皆敵的孤樓上空，依舊光輝彩爛的飄揚着。

後來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以孤軍死守，臨難不屈，固足以表現我國軍人的偉大精神，但這樣忠勇的健兒，任令犧牲，實在是長期抗戰中，國家最大的損失，所以就密令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指導他們自動撤退。

等到楊司令會同了八十八師的孫師長，在極困難的環境中傳到密令，全體壯士，感念最高領袖愛護的深切，個個爲之淚下。爲服從命令起見，不得不忍痛放棄寶貴的最後陣地。在敵人一再總攻槍砲最爲猛烈的晚上，用神祕不測的行動，抖擻精神，整飭隊伍，衝過敵人的重圍，達到了安全地帶。

這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的一件事這次我們抗戰必勝的基礎，也就築在這一點忠勇的精神上。

瀋陽城的陷落

盧冠六

在九月十八日的晚上，大約是在十點鐘罷，全校的人都已經入了睡鄉。忽然一陣強烈的槍礮聲，震破了夜的沉寂。

我們都從睡夢中驚醒。起初還以爲是日本守備隊在鄰近南滿鐵路區域內演習，可是槍聲一陣緊似一陣，礮聲隆隆不絕，這不是正式的作戰是甚麼？

不一刻，全校的老師同學，都披衣起來，齊集在東舍的走廊裏。年幼的同學更嚇得面無人色，索索地抖個不住。

膽大的人，提議上屋頂去看個究竟。我們幾個人便摸索着爬上屋頂，只見滿天星斗，鄰近西北角上火光像線一樣，來回穿射。嘩嘩的槍彈聲，響個不停；有時眼前一亮，火花起處，隆隆的礮聲，更加分明。戰事確實爆發了！

「到底誰在作戰？爲着甚麼事呢？」「作戰地離我們的學校不遠，這怎麼辦呢？」大

家紛紛地談論着。

忽聞一陣槍聲，在我們的學校近邊突起。我們一嚇，便從屋上紛紛地爬下來。全校的人都沒有了主意，秩序非常紛亂。

「啊！不好！怎麼這槍聲在近邊呢？」

正猜疑間。許多日本兵，大約有二三百人，提着槍，已衝進校門來了。

有一個隊長模樣的人，執着指揮刀，叫我們立刻全部離校。李新吾真是我校最勇敢的同學。他上前去問他們理由，沒有說幾句話，只聽得「砰！」「砰！」兩響；啊，李新吾倒地了！

我們不敢再問，只得忍痛離校，大家踉蹌地分散了。

我一面向黑暗的道路前進，一面想念着躺在血泊中的李新吾，心中又是害怕，又是悲憤！

滿街寂靜，路燈也像特別來得陰暗，一路上除被殺的華警倒臥地下以外，什麼都不見。我一面走，一面想：上甚麼地方去呢？我的家既不在瀋陽城裏，而且這時城門也恐怕關閉了，不能進去，我便決計向城西商埠地帶奔去。

到了一個拐角上，一聲「喝」，倒嚇了我一跳；原來是一個日本兵拿着上了刺刀的長槍，正在對我瞄準。

好容易經我再三懇求，再三申說，總算逃過了這個難關。

走進了租界，形勢緩和得多了。但是滿街的商店大門都緊緊地閉着。

我找到了一家熟識的旅館，打了足足有半個鐘頭的門，纔聽見裏面有輕微的說話聲，問清楚了是我以後，纔叫我轉到後門，放我進去。在裏面的人都驚懼失色，見我來了，都跑來問我華界的消息。

這一夜總算在恐慌昏亂中過去了。

明天的一早，南滿車站上，嗚嗚的火車聲，叫個不停。馬路上得得的馬蹄聲，夾着踢蹄踢蹄的木屐聲，分外顯出空氣的緊張。平常買賣的日本商人，也都背了一條布，提着槍，跟着大隊向東進城去。

早飯時，來了一個從車站來的客人。據他的談話，纔知道兵工廠已被佔領，北大營已被焚燒，瀋陽城已完全陷落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大屠殺

張榮文

我是東北撫順縣粟子溝人，姓張名榮文。我現在講述這段大屠殺的回憶時，我的心裏還會不住怦怦的跳着，渾身還會不住的顫慄，神經還會發瘋似的昏迷起來。要不是我親身經歷過的，我簡直不相信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上，還會發生這樣慘酷野蠻的事情。也許是叫我死裏逃生，向這「人的世界」上宣布這「非人」的殘暴罷！

去年九月十六日早晨，我們村裏忽然來了一隊兇惡的敵兵，帶着一個會說中國話的繙譯，挨戶告訴：

「我們的軍隊，要在這裏練習野戰，快滾到平頂山山溝去！」

那時我們一家六個人——母親，妻子，兒子，兄弟，弟媳和一個我的朋友——正在吃早飯，我便對那些兵說道：「我們吃完早飯再去吧！……」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只見那些兇悍的兵，滿臉殺氣，手托着槍指着我們，野獸般的咆哮道：「快滾！快滾！休得多說。……」

我們來不及收拾吃飯的碗筷，急忙跑出去。到村莊口一看，只見全村裏的人民，扶老攜小，一羣一羣的給日本兵押着，都慌慌張張向平頂山奔去。

我們跑到平頂山的時候，看見平頂山村裏的人早就在那裏三五成羣的坐着。只聽見他們混亂嘈雜的談論着：

「那些軍隊要試砲哪！……」

「他們要練習野戰哪！……」

「宣統皇帝派出欽差來放賑呢！……」

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又來了六七百個村民。有些婦人還懷抱着嬰孩，有些七八十歲白髮龍鍾的老太太給人家攙扶着，一樣的被押到平頂山山溝來。原來這是千金堡的村民。我正想打聽這是什麼一回事，忽聽得一聲喧嘩，押解我們的那些兵都集合起來。又聽

見一陣口令聲，便在我們四周散開。我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

有幾個會說中國話的兵，打起不自然的中國白，向我們說道：

「皇上派我們來把錢分給你們，你們快跪下來謝恩。讓我們先給你們拍個照，你們再來領錢。」

說着，便在許多三脚架上放着漆黑光亮的圓筒。我們還以為這是照相機。忽然有幾個

人直跳起來，拚命地叫道：

「不好啦！要放機關槍啦！……」

叫聲未絕，只聽見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黑漆光亮的圓筒裏迸出火來了。

這時我們三千多人，東衝西突，亂做一團。只聽見呼號聲，痛哭聲，叫女喚兒，響徹雲霄，彷彿天崩地裂一般的慘烈。

在這大混亂中間，三千多個人一個個倒在地上。我的兄弟比我靈敏些，跳起來想逃走，可是無情的子彈飛來，正貫穿他的腦袋，一股鮮血直衝出來。他倒下來，正壓在我的身上，把我壓倒在地面。

天翻地覆的大亂過去後，只聽見在四周一陣陣的呻吟聲和淒慘的叫喊聲裏，還夾雜着野蠻的兵的怪笑聲，叱罵聲，和刺刀戳入肉體裏的聲音。我驚慌得快發瘋了。忽然有一個兵士走來，用腳踢我，我一陣驚駭，便昏過去了。

待我醒過來時，天色已快昏暗了。我摸摸身子，只覺得渾身是黏濕冰冷的鮮血。我起

初還以爲自己也死去了呢。

後來我聽見四周沒有一點聲音，便偷眼向四周望望，只見滿地都是屍體，有的仰臥着，有的伏倒着，有的堆積在別的屍體上，簡直是活地獄一般慘酷的景像。

我掙扎着起來一看，只見活人一個也沒有了。我的母親，我的妻子，我的弟媳，都已死去了。我的兒子死得最慘，面目模糊，腦漿迸裂。

我看了這番慘酷的景像，簡直成爲一個瘋子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活着還是已死。我只是拚命狂奔，想奔回村裏去。可是遠遠的望見一片火光，我知道我的村莊也完全焚燬了。

這時夜來的寒氣侵襲着我的身體，使我的神志清醒了不少。忽然記起我有一家親戚在龍家溝，便連爬帶滾的跑過去。親戚們看見我像鬼一般，吃了一驚。我好半天纔說出話來。

第二天，他們恐怕我被那些野蠻的兵搜查出來，便給我換上了一身舊衣裳，湊攏幾個盤纏，打發我進關來。

我簡直嚇壞了，有時候從夢中跳起來狂奔，有時候驚號或痛哭着醒過來。我的家人都死去了，我還有什麼生趣活下去呢？倒不如投做義勇軍！我想。

二二八之夜

——一個排長的口述——

我們已辛苦了好幾天，時時刻刻都在準備着。二十八晚十一時半，我在所担任的虬江路上，走到一個軍士哨長面前。問他：『可看見些什麼？』他說：『沒有。只北四川路附近，有狂熱的歡呼聲！』我覺得有些不妙，就關照哨長注意，無論什麼人都不許通過。這時忽來了一輛汽車，很笨重，在黑暗中望去，好像是鐵甲車。我急忙喝令『停止！』用手電筒向前照去，纔發現是某貨公司的裝貨卡車。車裏都是廣東人，他們問我情況怎樣？我說沒有什麼。他們要求通過，說是要到北四川路去運貨。我叫部下檢查一遍，並無可疑形跡，就打開鐵絲網放他們過去。這時已十二點，北四川路一帶的電燈忽然完全滅去。接着，那輛方纔過去的貨車在石路上大呼着『來了，來了。』飛馳回來，停在我們面前，把日本人怎樣集合，以及前進的方向告訴了我。我心中狂喜，一面叫他們快逃，一面就叫傳令兵去報告連長。果然，不多一會，正前方百餘米處現出幾個黑影，俯身急趨而前，一到了他們所選定的遮蔽物就各自散開，開槍射擊。接着鐵甲車隆隆地馳過來，機關槍不斷地迸發火光，我們仍堅守不動，谷人的槍口對準目標。接着，幾十個敵人集團地跑過來，我急喊一聲『放！』就打死了一大半。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殺死日本人，心中很是快樂。接着，敵人的鐵甲車，像房子似地衝

過來，沙袋全被撞倒；我們急忙左右散開，爬到樓窗上面，用手榴彈擲下，一時沙石亂飛，敵人全被嚇退；我們馬上又趕回原線，用機關槍向後退的敵人掃射。

這真是一個緊張而恐怖的夜晚。在暗黑的，閃着火光的狹路裏，我們瞄準着，——放！放！放！兩軍的距離僅僅六十米，手榴彈由強有力的手臂擲出，落在沙袋底下，人體的碎屑滲和着木石四向飛濺，敵人的和我們的，大家混在一起，染紅了開北陰暗的石路。三點十五分的時候，敵人的水上飛機從江心騰躍過來，在我們頭上盤旋着，窺探着，放出他那那恐怖的呼號。但是，在黑暗中，彈雨裏，我們仍舊打着，打着，打着。

何天勝是第九連的下士班長，染着寒熱症，還要打仗。七九槍太重，他已舉不起來。『給我吧，班長，我替你放！』他伙伴對他這樣說。何天勝把槍交出，咬牙切齒地蹲伏着，瞪大白眼望着前方。敵人的鐵甲車衝過來，我們用機關槍拚命的打，但是沒有用。太遲了，機關槍陣地已被突破，只好一面射擊，一面退下去，沙袋裏只剩了何班長一人。突然他一個猛跳，跳出袋牆，把手榴彈的引鐵拉開，閃電似的擲向前去，轟然一聲，弟兄們都呆住了，停了脚步。烟霧散處，敵人的鐵甲車朝天倒着，四隻輪盤壞了兩個，冒着青烟，但我們的何班長也就此矣蹤，永遠不見了。

馬上，第九連的弟兄們，就由林連長帶着，衝向前去！號兵把心田裏全副的熱情全灌進號筒裏面，連旗怒揚着。噓噓的，噓噓的，他們像潮水地衝過虬江路，一條弄堂一條弄堂的血戰着。將要到敵人二道防線的時候，忽然清脆而兇狠的日本三八式的機關槍響起來

。林連長第一個仰天倒下，撲在連旗上面。張排長喊着殺！弟兄們一起喊着殺！呼的衝了過去。五秒鐘後，敵人的機關槍射手就被刺刀貫穿了看不清的洞，而敵人的二道防線也就此被第九連英勇的突擊所佔領。

將近天亮的時候，敵人全線的攻擊都告失敗。我們第七連就由連長率領着，施行拂曉攻擊！我七連的右翼，帶着兩班人衝到一條暗無天日的弄堂裏去。巧得可怕，弄堂盡頭五十米遠的地方，就是一架機關槍，後面五個黑影蹲伏着。我忙喊臥倒，一長貫的鋼彈早迎頭掃下。石塊和跳彈四向濺飛，我覺得右腿上部好像針刺似的一下子，知道受了傷，並看着五六個弟兄在左右掙扎着，一時怒氣冲天，抓到一個手榴彈就向前擲去，同時自己將身體平伏着，張大了嘴。三秒鐘後，紅光夾着裂耳的轟聲在目前一閃，整條弄堂似乎翻轉過來。我心裏一陣迷暈，就抱着一口從對面飛來的鋼盔睡去。

生平已受過五次傷，却從來沒有這次的感到安適。青天在上，我們擠在汽車裏向租界的病院馳去。血從傷口裏湧出來，我感到他的顏色很美麗。

蕭特

一二八之役，日本飛機，沿着京滬路線，拋擲炸彈，直到蘇州。我國同胞，正不知慘死了多少。

一天，有日機六架，正在蘇州亂擲炸彈。忽然天空中又發現了一架飛機，很快的從南

向北飛來，和日機交戰。空中槍聲大作，子彈橫飛；不多時，有一架飛機，忽從天空中倒翻着筋斗，轟然墮地，立時焚燬了。當時望見的人，都蹙着眉頭相告：「莫不是我國的飛機嗎？」不錯，飛機確是我國的；但是其中為我抗敵而犧牲的，却是一位美國的青年飛行家蕭特。

蕭特是美國華盛頓州人，年方二十七歲，他在上海美商蓋爾公司服務。那時我國適向該公司定購商用飛機若干架，公司派蕭特往南京接洽交貨手續，他便偕了中國定造的飛機，往北出發；到了蘇州，看見日機正在那裏肆行轟炸，大抱不平，奮身和日機交戰，擊斃日空軍官大谷大尉。可惜寡不敵衆，有一架日機忽然高駛入雲，還擊蕭特，他便不幸而為我國犧牲了。

中美兩國人民，知道這個壯烈的消息，無不哀悼。我國政府就將他的遺骸，留葬在中國；並且有信給他母親說：「蕭特君為人道主義與公理而死。他的英名，將和歷代偉人，同垂不朽，並為全中國民衆所永念不忘。」

一個可敬的司機

胡阿毛是以駕駛汽車為業的。他並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一般人只看作他是一個司機罷了。滬戰起時，他屢次想去投軍，可是家中還有一個年邁老母，不肯讓他離開，所以沒有到前線去。

激戰開始的一天，阿毛適在馬路上開汽車，那知一羣惡狠狠的日兵看見了，就攔住了他，禁止他的行動。這時日軍前線正是吃緊，後方運輸軍火急迫萬分，所以日軍將阿毛的汽車，裝滿了軍火，逼他趕快開到前方去。

胡阿毛在日軍虎口之下，絲毫不得動彈，只得聽令開車。但把一車的軍火開到那裏給敵軍用，那麼我忠勇的士兵，豈不是要被他們壓迫慘殺嗎？自己不能殺敵報國，豈可再給敵人利用。他一轉念間，就下了主意。車子開行了，敵人逼着他開快，他便加足馬力，向前駛去。方在敵人稱讚他開得快的時候，他把車機一轉，風馳電掣似的駛入黃浦江去。他連車帶人，頃刻間撲在浪花中消滅了！

忠勇的傷兵

黃樂民

某天，我們到傷兵病院去，慰問我方運來抗戰負傷的將士。在大門左邊一間平屋裏，橫列着五個床位。一個砲兵腿骨給重砲輾傷了，另兩位都是傷在腰際。他們像是痛楚得非常，睡在床上不能十分轉動。

一位近三十歲左臂負傷的戰士。當我們走進門時，他正坐在他的床沿邊，自己輕輕在撫摩着他的創傷。他看見我們進門，還是很有精神地站起來，向我們招呼。

『謝謝諸位！』他在我們慰問了以後這樣的輕輕地回答：『我的手臂中了槍傷，當時破口甚大，流血很多；現在知道骨頭並沒有折損，大約一兩個星期後，依舊可以歸隊。』

「他說到歸隊，非常有方而興奮！

「日本兵真不夠打！」他更有興味的接着說：「怕死，就不要到我們中國來。真笨得要命，中了我們的伏，還不知道。真可憐！一看見我們就想逃走，可是那裏逃得了；如果打仗不用飛機大砲，我們敢說不留他們一個回去！」

睡在床上的那位炮兵也奮起他作戰的餘威，「他們大砲有什麼用，搬不上岸，光是在兵艦上亂轟」。

後來我們因為怕驚擾他們的靜養，不敢和他們多談，所以便匆匆地辭別了。

擬漢奸的軍官

暮耕

一個秋天的上午，太陽剛爬上山頭，北方平原，却已有蕭瑟的冬意。

李服膺將大同送給了敵人，就向太原逃。岱岳公路車站上，聚集了許多難民，亂哄哄的。像這樣的天氣，大家都怕日本飛機要來丟炸彈。一輛交通兵團的大卡車，停在站上，裏面裝得滿滿的子彈。一位斷了左腿的軍官，從南口拚命回來，兩個勤務兵，很小心的扶他睡在子彈箱上，臉色蒼白，血還不住地流出來。他疲乏極了，就沉沉的睡去。

勤務兵偷偷空，上街去買東西了，

過了一回，一個裝做難民的漢奸，爬上子彈車，手裏拿着一把浸漲了火油的棉花，大聲喊「飛機來了！」

因此難民更加亂了，慌慌張張，東跑西躲。斷了腿的軍官，也被驚醒。看見那漢奸要把棉花點火，連忙一面大呼「捉漢奸」，一面跳起身來，揪住漢奸。恰巧一個勤務兵回來，就馬上上車，帶他捉住。

他們在前線吃盡了漢奸的苦，恨不得把漢奸活活咬死。沒有傢伙，就脫下頭上鋼盔，用盡平生的力氣來敲打。直到漢奸快要斷氣，才送岱岳縣政府去辦罪。一場大禍，就這樣免去。

那位軍官，姓胡名醒，是十三軍的排長，那時在太原醫院裏治療。他曾對人說：「我很希望到有手段高明的骨科醫師的醫院去。因為接了骨，仍舊可以去殺敵。我們十三軍決不是怕死的，在窗口打待真有趣呢！」

「我還有一隻手」

劉良模

八月十六日的上午，日本飛機到蘇州轟炸。那天下午，我正在某醫院為傷兵們服務。忽然担架夫抬了一個血淋淋的小孩子進來。我們趕快幫着看護，把這小孩子抬到手術台上去。

她已經昏迷了，血和泥包住了她全身。左手已經炸去了大半段，血不住的從左手流出來。

担架夫說：「我們從老五團的瓦礫堆裏，找到這一個小孩子。另外幾個大人和小孩，

都已經炸死了。最淒慘的是一個女人，正抱着一個小孩，在那裏喂奶。那女人的胸部，已經炸成一個大洞，孩子的小腦袋也炸裂了；但這女人還抱着那孩子不放，那孩子還含着他母親的奶頭。還有一個小孩的肚子給炸破了，他手裏還抓緊着一個小皮球。一個中年男子撲在地上死了。等我們拉開這男屍，才發見這小姑娘。這好像是一個小家庭，現在全家都炸死了。這個四五歲的小姑娘，大概因為受了父親的保護，才沒有炸死。」

看護們禁不住流出同情的眼淚。某醫生搖着頭說：「在歐戰的時候，我也在前方服務，但從沒有見過這樣對於婦人小孩隨意轟炸的殘暴行爲。日本人已完全失去了人性，變成殘忍的野獸了。」

經過某醫生的治療，小姑娘的性命是保全了；但她的左手已經炸去，從此就變成一個殘廢的人了。

有一天清早，我去看她，她還熟睡着，像一個小天使一樣。他聽見我的聲音，便睜開一對烏黑的大眼睛，對我說：「劉先生！怎麼你天天來！我的爸爸媽媽呢？」我心裏一陣酸痛，只好囁嚅說：「小妹！等你好了以後，你爸爸和媽媽，一定要來領你出去。」

她說：「劉先生，我要回家。媽媽爸爸頂愛我，哥哥有皮球，我也有，小弟弟頂好玩！他們一定很想念我。」我沒有話答覆她。我心裏在說：「小妹！你的家呢？」

隔了三個星期，她完全好了。她可以起牀，到草地上去玩，全醫院的人都喜歡她。醫院變成她的家，她變成醫院的孩子了。

她常去探望躺在牀上的傷兵，傷兵們也頂愛她。她問傷兵們：「先生！怎麼你們也像我一樣躺在牀上？」

傷兵們說：「因為我們打了日本鬼子受了傷。」

她問：「爲什麼我不打日本鬼子，也受傷呢？」

傷兵說：「小妹妹！因為日本鬼子，不愛小孩子。看見小孩子，還要炸彈！」

她握緊了小拳頭，很堅決的說：「我還有一隻手，可以像你們一樣拿着槍去打日本鬼子。」她的決心，她的樂觀，使傷兵們受了深深的感動。我敢斷定這小孩子，將來一定會變成一個很堅強的戰士。

嘉定城上的石像

當明代嘉靖年間，倭寇常到我國沿海一帶來騷擾。焚殺搶掠，無所不爲。我國人民都非常痛恨。

江蘇的嘉定，也是近海的一個大邑。接連被倭寇劫掠了好幾次。邑人恐怕他們再來搗亂，便商定每天選派壯丁，輪流着登城守衛。

一天，守衛的人不知爲着什麼，也許是大家疲倦了，所以大家都倚着城垛熟睡。不料倭寇就在這個時候，悄悄地爬上城來。舉起鋒利的倭刀，把我們的衛士，殺死了好幾個。

這時，城牆下面的小屋裏，有一個孩子，剛從夢中醒來。聽得一縷若斷若續的呻吟聲。

，非常奇怪。慌忙起身，推窗一望，只見外面月光非常皎潔，城上有幾個異樣裝束的人，拿着雪亮的長刀，跑來竄去。孩子知道這是倭寇偷進城來了，便一聲不響地尋了一把菜刀，開門出去，爬到城頭，躲在月光照不見的陰影裏，趁着倭寇們不防備，竟奮勇地將他們殺死了好幾個。等到我們所有的衛士驚覺，那孩子已被其餘的倭寇們斬成肉醬了。

後來，嘉定城裏的人，知道了這件事，都感佩那孩子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保衛鄉土，便由公衆贖資，替他雕刻了一個石像，作永久的紀念。直到現在，那座石像依然矗立在城上。我們見他怒目戟指地向着東方，便可想見他當時殺敵的氣概是怎樣的激昂！

罵賊不屈的鮮朝童子

彭家煌

朝鮮亡國以後，人民痛憤日本人的殘酷，天天祇想報仇。朝鮮北圻協統大臣阮述招集許多義兵，在海陽縣攻擊日軍。日軍想攻破義兵，於是招募縣中的人民做間諜；但是沒有一個人去應募的，日本人便把全縣人民屠殺了。

有一次，日人又到阮協統的鄉間會議廳，把老少的朝鮮人民招了來，問協統的先代的葬處，想要掘他的先代的墳墓，把屍身焚了來雪憤。鄉人都假裝不知道，於是日人便把鄉人統殺了。末後縛着一個十六歲的童子，用刀脅迫他要他講出協統先代的葬地。

這童子是很忠義的，怎肯告訴他們呢！日人恨極了，便拔出刺刀在他的臉上亂刺，刺得鮮血流到腳跟上。這童子一點不害怕，反而大聲痛罵道：「你們這羣沒良心的賊徒！阮

協統盡忠於國，我恨不能夠跟着他砍盡你們這些賊頭，反來幫助你們暴虐嗎？」

起初日本人以為這童子會說真話的，不料竟給他這樣大罵，便大怒起來，用布綑着他，擲到火中。這童子在火中依然是痛罵，一直罵到死，才沒有聲音。至今朝鮮人談及這勇敢罵賊的愛國童子，還替他流淚痛恨呢！

波蘭童子

以前波蘭和俄羅斯宣戰的時候，波蘭有一個童子，名叫寶爾，他最喜歡吹弄喇叭。有一天，寶爾忽然不見了，原來被俄軍擄去了。

俄軍官想：「晚上叫寶爾吹弄波蘭的曲子，去攻波蘭的京城華沙。只要城裏的波蘭人，以為救兵到了，打開城門來迎接，我們就可乘勢衝進去，把華沙佔了。」因此寶爾便被俄兵拖着，一同向華沙出發。寶爾自然非常憂愁，他想止步，他又想逃走；但是被他們牢牢捉住，無法可想，只得跟着他們前進。

一天，晚上下雨了，星光一點也沒有。寶爾一面走，一面想起許多事來。他想他的父母爲了不見他，一定要哭泣；他的弟弟意芬，爲了不見他，也一定要找尋。他又想到他的祖國和強暴的俄羅斯戰爭，前途真凶吉少。

這時候，俄兵已經到波蘭城下了。俄軍官就叫兵士止步，吩咐寶爾吹「波蘭曲」。寶爾知道他的意思，就拿喇叭送到沒有血色的嘴邊，一聲一聲的吹起來；但覺得悲壯淒涼，激

昂尖銳。原來所吹的並不是俄兵所要吹的音調，乃是一種警告波蘭人的曲子。俄軍官見寶爾不依他的話，不覺大怒，就舉起指揮刀來，直劈下去。這時候，城內的百姓和軍士，都從夢中驚醒，起來抵禦。

寶爾死了，華沙却被救了。

「阿美利加的幼童」

美國艦隊裏，有一艘四萬噸的軍艦，名字叫做「阿美利加的幼童」。那艘龐大的軍艦，却取這樣一個名稱，豈不是不適當嗎？不！你只要讀了下面的一段故事，便不會詫異了。

某年夏天，某小學的先生，率領學生們到海濱去遠足。在暮色蒼茫中，海面上忽然有一縷濃烟，繚繞空際。接着便有一艘大船乘風破浪地過來。學生們見了，都拍手歡呼道：「好大的軍艦呀！好大的軍艦呀！」

先生微笑着說：「你們假使把每天買糖果、糕餅的錢，儲蓄起來，未嘗不可以建造這樣大的軍艦啊。」

「爲甚麼呢？」學生們都懷疑地說。

先生解釋道：「你們仔細地想一下罷。全美國的小學生，統計有八十多萬。假使人人實行儲蓄，不到一年，莫說一艘軍艦，就是三艘四艘，也造得成功的。」學生們聽了這話，大爲感動。當天晚上，就有幾個學生拿出錢來，請先生保管，以備將來製造軍艦的費用

第二天，被某報的訪員探知，便把這事登載在報上。全國的小學生見了，也開風響應。不到半年，各地小學生的儲款，總數已有三百萬圓。美國政府就用這筆鉅款，造成一隻軍艦。因為要紀念牠是兒童們捐資建造的，所以取名叫「阿美利加的幼童。」

最後的微笑

普法之戰，法軍敗退到一個鎮上。這鎮是有死守的必要的，但是鎮後橫亘着一座蒼鬱的森林，在鎮上望不見敵軍的動靜。那時有一個不會逃走的孩子，指着鎮上的一株大樹，對法軍將領道：

「你們不能爬樹，讓我爬上去看看後面深林裏有沒有敵人的蹤跡！」

法軍將領要攔阻他，這孩子早已爬上去，坐在粗枝上了。將領說：

「快下來！危險哪！」

「不要緊，你瞧！有一面旗，只露出一個尖。」

「快下來！」

「讓我再爬上一些瞧！啊喲！有許多兵。」

這時槍彈「砰」的一聲，從森林裏打出來。

「趕快下來罷，孩子。他們看見你了，很危險！」

「不要緊。我躲在樹葉裏，他們打不中我。」

這孩子竭力再往上爬，雖然敵軍的槍彈繼續的向他射擊，法軍將領再三阻止他，他毫不畏懼，畢竟把所探得的報告道：

「他們全體動作了，荷槍了，——呀，又分成兩隊了，一隊朝東，一隊往西，——呀，他們正沿着小河兩邊來包抄我們呢。」

「夠了，夠了，我的好孩子，快下來，危險哪！我們也要動作了。」

這孩子還想往高處爬，但槍彈一陣一陣的射來。起初他的腿中了一彈，後來腹部也給槍彈射穿了，他才兩手一鬆，像受傷的鳥兒一般直落下來。他的熱血不住的直流，臉上變了顏色，但他還啾啾的說道：

「不要緊的，我爲的是我們的法蘭西。」

他的血流得過多了，苦痛的躺在地上，眉頭皺着，眼睛無力的張着，小嘴顫動着，好像焦急的還在等待甚麼。等到法軍驅逐了普軍回來，那「法蘭西萬歲」的歡呼，夾着「勇敢的孩子精神不死」的震喊，傳到他的耳中時，只見那將領肅立在他的面前告訴他說道：「可敬的孩子，我們完全打勝了！」他最後微笑了一下，很恬靜的死了。

發砲很準

法國巴黎附近的一個村子裏，有一個窮苦的工人，名叫皮爾。平日非常勤儉，積了些

錢，居然買了一座小屋。屋是小石塊砌成的，有紅色的屋頂，牆壁上爬滿了青翠可愛的藤，開着潔白的小花，微風吹來，芬芳可愛。

不料這時候，正是普法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公元一千八百七十年）。因為法國國民，人人都有當兵的義務，并且皮爾曾經上過陣，發砲很準，是一個有名的砲兵，所以他就別了他的妻子，投軍去了。

不多時，皮爾住的村子，被普魯士軍隊佔去了。法軍卻死守在河的對岸，從高地上用大砲向村子裏轟擊。皮爾也在其中。

有一次，皮爾正站在砲旁邊。法軍的前敵指揮官，從下面跑上來，用望遠鏡仔細向對岸村子裏偵察。

「砲兵！你看見跨在河上的橋嗎？」

「我看見的，將軍。」

「橋的左邊，矮樹林裏，不是有一座小屋子嗎？」

「我看見的，將軍。」皮爾的臉色慘白了。

「那是普魯士軍隊的巢穴。伙計，開一砲試試看。」

皮爾一句話也不說，把牙關一咬，立刻安好砲彈，轟的一聲，放了出去。一會兒，遠處的烟火消滅了，許多軍官又拿着望遠鏡，對着村子裏張望。

指揮官含笑對着皮爾說：「這一砲發得很準，伙計！準極了！」

皮爾聽了這話，低着頭默然不答。

指揮官很詫異的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皮爾低聲回答道：「請你原諒，將軍，那是我自己的住屋。」

喇叭手

沈舟

「當心！毒瓦斯，毒瓦斯！」

一股黃色的薄霧，從德國兵的陣地裏，向着法國兵戰壕飛來。這是德國的毒瓦斯，可怕的殺人的毒氣。

「毒瓦斯！趕快！大家戴上防毒面具！」

但是，後方的同胞呢？

快，立刻打電話給第二道防線的人！

「喂！喂……」

沒有回音，電話線已經給大砲彈轟斷了！怎麼辦呢？派一個人去吧，已經太遲了。一分鐘之後，殺人的毒氣，便會侵襲到，如果不知道是毒瓦斯，或者沒有戴上防毒面具，這毒烟一到，便會死得精光！第一道防線上，這毒烟已經到了！——將官們焦急得了不得！這時候，有一位喇叭手，彷彿沒事一般，扯下防毒面具，向着後方吹，用盡力量，把肺部漲大到不能再大，吹起警報。當初，喇叭的聲音，非常響亮，過了一會，却漸漸輕下

去，輕下去……不響了。突然，又響起來了，聲音尖而響，但是，這聲音却又斷了。勇敢的喇叭手，已因毒瓦斯的侵害，終於支持不住，倒在戰壕裏；完成了他光榮的任務，光榮地死了。

喇叭手死了，但在這危急之間，第二道防線的人們，卻都得了救。

砲兵歌

羅家倫

砲聲隆隆春雷動。

山崩海立，

祖國奮爲雄。

摧毀敵陣，

掩護衝鋒。

轟！

轟開國難，砲彈是先鋒。

每發都命中。

敵軍潰退如潮湧。

金甌重奠定，

禹甸振雄風，

民族武力齊推重。

砲兵！砲兵！砲兵一出建奇功！

機關槍手

郭源新

有一傷兵，被救護車送到醫院。

他傷在左手。包紮了以後，醫生說，要住院三天。但他立刻要出院，回到前方去，他說，我是機關槍手，需要的是右手；左手受傷沒有什麼關係。他竟然回到前線去了！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祇要還有一個人，
祇要還有一顆子彈，
我們就守在這裏，不退一步。
祇要敵人敢前進，
這裏便是我們的死所。

二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敵人的大砲就在前面炸裂，
敵人的飛機就在上空嗡嗡的飛翔着，
我們是守在這裏，不退一步。
我們靜靜的藏蔽在這裏，
祇等候着敵人來，一顆子彈，了結他們
一個。

三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抗戰叢刊

我們靜靜的藏蔽在這裏，
等候敵人的轟炸的了結。
我們是守在這裏，不退一步。
來了，他們的步兵陰影似的一個個的來了
，
他們不進到我們射擊得到的距離，我們還
是隱伏着不動。

四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來了，他們的步兵陰影似的一個個的來
了，
進到我們的射擊得到的距離來，
好！我們的機會來了！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子彈鎮定的掃
射着，
他們紛紛的倒下，一顆子彈了結他們一個

四九

五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卜卜卜，卜卜卜，倒下了第一批敵人，第二批又驚怯的伏地前進。

他們的機關槍座也在向這邊放射着。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子彈鎮定的掃射着，

一座機關槍座，便是一座不可跨越的山峯。

祇要敵人前進一步，這裏便是他們的死所。

六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卜卜卜，卜卜卜，應答着雙方的機關槍聲，

敵人被擋住無法前進。

右邊搖槍機的老王倒下了，立刻老劉便代替了他的位置。

老劉也壯烈的垂倒了他的頭顱，但老張却更勇敢的獨力支持這局面。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子彈鎮定的掃射着，

敵人前進一步，這裏便是他們的死所。

七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守在這裏的只賸下了一個。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機關槍還在鎮定的掃射着，

要直到敵人的機關槍消逝無聲。不知在什麼時候，老張的左手中了一彈。

但他的右手還緊握着機槍，雙眼銳

利的在窺望着前面。

雖然紅血流了一地，

但老張還不肯退後一步。

祇要還有一個人，

祇要還有一顆子彈在，

我們就守在這裏，不退一步。

(後文)

老張被後方的救護車運到醫院，

但他是十分不願。

『包紮好了便出院，

我要守在機關槍的槍座，

直等到沒有一顆子彈留在！』

他的左手包紮好了，

醫生却不讓他出院。

『這樣的槍傷，

至少得休養個三天』。

『三天！誰還忍耐得了三天不殺敵！』

抗戰叢刊

開機關槍用得到的是右手，

左手的傷影響不了我的功業！』

老張說了便出院，

再回到前線去殺敵。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機關槍鎮定的

掃射着。

這裏有一個機關槍手，老張。

一座機關槍座，便是一座不可跨越的山

峯，

祇要敵人前進一步，

這裏便是他們的死所。

敵人的末路

馮玉祥

前大有六十艘兵艦，昨天有八十艘兵

艦，今天有一百艘兵艦，都靠在江邊，向

我軍轟擊，密如雨點。

前天來五十架飛機，昨天來九十架飛

五一

機，今天來一百五十架飛機，整天在空中盤旋，向我軍轟炸，一刻不斷。

前天是六輛唐克車，昨天是十八輛唐克車，今天是六十輛唐克車，一排一排相接連，向我軍掃射，三番五番。

我們的海軍不能見面，我們的空軍只能偶而參戰，我們的唐克車數目很有限，我們只以陸軍為主體，敵人却是海陸空打成一片。

在這種情勢之下，浴血抗戰三十天，我們人人拚死命，殺得敵人心胆寒。

他們前進了，我們打得他們向後退；他們打平了我們的陣地，我們不要陣地衝上前，打得他們丟了槍砲，丟了唐克車急忙向後退。

我們的飛機出其不意，炸沉了他們三

艘兵艦，嚇得松井大將渾身發抖，這船搬到那船。

他們一共死了一萬八千，敵機打落的不算多，足有一百三十三。

一個月過去了，敵人前進一步也艱難。這樣出死入死的血仗，我們至少要打五年半。到那時，看看誰完誰不完？

我們是為民族生存而拚死，我們是為正義和平而抗戰，我們不達到目的，決不甘心。轟轟烈烈的向前幹，堅持到底必能得勝算。

台灣要獨立了，發了討日宣言；高麗要獨立了，發了討日宣言；東北四省，發了討日宣言；日本工農大眾也反對他們的侵略戰。日本軍閥的總崩潰就在眼前。君不信，拭目看，定不遠，定不遠！

弔天照應（朗誦詩）

高 蘭

天照應爲東北義勇軍首領

我希望這是個夢，
雖然夢也夢得太淒涼。

天照應！

你傳奇一般的英雄，
你中國的夏伯陽！
你爲了我們民族的解放，
作了壯烈的死亡。

★ ★ ★ ★

六年來，
你一天也沒有忘，
爲祖國爲奴隸們，
你的戰馬踏遍了東北，
你的刀鋒指着敵人的脊梁。

★ ★ ★ ★

抗 戰 叢 刊

你的手不曾一時放下你的槍，
你的足跡從沒有離開過戰場；
你使帝國皇軍的威名喪盡，
在車站，在路旁，
到處張貼着你的像，
更爲你出了萬元的懸賞。

★ ★ ★ ★

然而你那歷從容不惶，
還去看了看自己的肖像，
一聲冷笑，轉過頭來，
又馳騁在肇州海倫呼蘭河上，
攻進了安達縣，
偏偏駐紮在中東路旁！
敵人的什麼六佐中將，
新的戰術，

★ ★ ★ ★

五三

挾着他的飛機大砲機關槍，
而你，

只是放下了鋤頭拿起了槍，
聯合了成千成萬的夥伴，
便和他們爭起生死存亡。

★ ★ ★ ★ ★

雖然你也曾幾次吃過敗仗，
槍枝馬匹受了極大的損傷，
然而你竟那樣的剛強，
對弟兄們仍在高喊：

「幹！

我們還有鐵一般的臂膀，
日本只是個紙做的豺狼！」

★ ★ ★ ★ ★

雖然你也曾一度的憂傷，
沒有藥彈，也沒有食糧；
然而你把眼淚往肚子裏流，

對弟兄們還在宣揚：

「幹！

政府已決定抵抗，

我們的力量是一天天的加強！」

★ ★ ★ ★ ★

一次，兩次，三次，

傳說着你已經「落網」，

皇軍們剛剛放下了心，

盛大的慶祝帝國之光；

★ ★ ★ ★ ★

然而你！傳奇裏的英雄一樣，

又出現於松花江上！

折了呼海路的鐵軌，

佔據了甜草崗。

★ ★ ★ ★ ★

這次又傳來了你的消息，
在黑龍江——我的故鄉，

你！

又第四次的「落網」！

★ ★ ★ ★

我弔你，我哀悼你，

同時我也有個堅強的信仰：

你也許又如昔日的落網，

使皇軍們空空的歡喜一場！

★ ★ ★ ★

何況如今全國都捲起了

抗戰的巨浪，

所有的中華民族的兒郎，

都衝上了爭解放的戰場。

★ ★ ★ ★

我們人人都是你，

人人都以你來作榜樣！

你死了，

更有千千萬萬的你，正在成長；

抗戰叢刊

如果你真的又如往日，

那麼神奇，那麼健壯；

★ ★ ★ ★

藉秋風吹向故鄉，

告訴你！

今後不再是孤軍抵抗！

四萬萬五千萬人，

每人都拿起他的刀槍，

我們將相會於一個戰場，

勝利和光明就在我們的頭上。

天照應！你中國的夏伯陽！

★ ★ ★ ★

想到滿洲否

做豆腐，要大豆，大豆出在我滿洲。

遼河南岸土肥好，大豆年產萬萬斗。

九一八，瀋陽陷，大豆隨土地，盡入

五五

日人手。小朋友，吃到豆腐時，想到滿洲否？

砌房子，要木材，木材多出我滿洲。黑龍江畔白山頭，林木森森無路走。九一八，瀋陽陷，森林隨土地，盡入日人手。小朋友，看到木材時，想到滿洲否？

無煤鐵，機器休，煤鐵多出我滿洲。摩天嶺上渾河旁，鐵齒煤塊到處有。九一八，瀋陽陷，鑛苗隨土地，盡入日人手。小朋友，用到煤鐵時，想到滿洲否？

羊袍仔細穿

羊袍暖烘烘，一半出在我西蒙。東蒙水邊多芳草，牧畜生涯利益豐。廿二年，日逞兇，奪承德，陷赤峯。熱河跟着

滿洲去，中華從此失東蒙。失東蒙，失東蒙，羊袍仔細穿，一半羊羣已經空！

羊袍暖烘烘，一半出在我西蒙。西蒙水邊也有草，牧畜生涯利益豐。熱河陷，日逞兇，佔多倫，窺察東。平綏道上奸細滿，西蒙危在旦夕中。西蒙危，西蒙危，羊袍仔細穿，一半羊羣又將空！

江南淚痕（獨幕劇） 朱希仁

人物：李甫，年五十餘歲，業農。

季貞，年五十餘歲是李甫的妻子。

志聰，是李甫的大兒加入東北義勇

軍抗日。

志強，是李甫的二兒，在家協助農作。

志明，是李甫的小女，年約七八歲，在近鎮的鄉村小學一年級

續書。

趙聲，年約卅歲，是志聰的朋友。日本兵、甲、乙、丙、丁、四八。佈景：普通的臥室，正中排小鐵牀一只，右側高窗的下面，有圍牆狹街一條，左側排列桌椅數副，桌上按放着茶壺茶杯等物件，桌下置籬麥一瓶；小鐵床後面，藏米糧一小袋，提燈一盞。臥室外面的大門右旁，有零星的稻藁數束，時在一九三一年初春的下午。

幕開：季貞轉向外睡着，哼哼的咳嗽不止，同時並甚喘氣。

李甫：（聞季貞咳嗽不止趨前看護）：你有五十多歲的年紀，現在害着這樣的病，怎麼辦呢？

季貞：在這水災年荒的時候，每天的柴米

抗戰叢刊

還沒有錢買，那裏還談得到旁的事呢？（咳嗽時斷時續）

李甫：錢或者還可想法，不過這兩天來本地醫生都找不到了。

季貞：你沒有錢也罷了，爲什麼還要哄騙我呢？

李甫：誰來騙你！這兩天外面的謠言很多，據說日本軍隊成千成萬不斷的派過來，現在已經打到真如，所以醫生們都逃難搬走了。

季貞：那末你趕快趁那日本兵沒有來的時候，領了志強志明向西逃避，免得全家犧牲啊！

李甫：我怎願忍心拋却了你去逃生呢？我想日本兵雖然凶暴，但也決不會見人殺人的。

季貞：（哼哼……咳嗽不止。）咳！我的老

五七

命也罷了。不過聰兒去年加入東北義勇軍以後，至今一點消息也沒有，你想我從前辛辛苦苦的撫養他，到現在我臨死前不能見他一面，這叫我……（悲酸欲泣）

李甫：你不要這樣的憂愁，還是保重身體，去睡覺罷。（把被蓋好些，使睡下。）我想大兒對於我們是很孝敬的，他在出發的時候，你不記得他說過：「至遲在半年以後回來」的話嗎？

季貞：話雖這樣，但叫我怎樣放心得下呢？

志明：（挾了書包，很慌急的從幕右。）今天先生從上海得來的消息說：我軍已經從前線撤退下來，本地不久將到危險的境地，所以從明天起

停課了。（憂慮焦苦，走到家裏。）

（爸爸！媽媽病好些嗎？）

李甫：你今天怎麼很急忙的回來？

季貞：啊！志兒，你怎麼很早……（咳嗽

打斷）

志明：先生說：我軍已經撤退下來，說不定日本兵在晚上便要進佔過來，所以明天起我們不上課了。

季貞：啊！（目視李甫）你早上叫志強到城裏去借錢，到現在還沒回來，假如出了岔子，那怎樣呢？你出去望他一下罷。

李甫：好！我去！志兒，你好好的服侍你的媽媽。

志明：爸爸放心，一切我知道。（替季貞的被褥蓋蓋好再倒茶給她喝）

李甫：我在東面的大路上望了好久，只看

見許多逃難的人匆匆走過，裏面總沒有強兒的影子；我想他或許躲在城裏了吧！（捫鬚愛嘆）

季貞：唉唉唉……假使志強在路上被日本兵捉去，那末怎樣呢？

志明：媽媽！讓我到城裏去找哥哥回來罷

李甫：你小小的年紀，怎麼可以去呢？還是等在家裏靜候消息的好。

季貞：志兒你也沒用的啊！（斷續的發出啜泣聲）

志明：（哀哀的放聲哭起來了，）媽！

我去……

李甫：你們這樣，我也忍不住了！別哭！

還是我再到外面去探望一下罷。

（走出右邊的門口，正巧迎着趙聲，李甫一見吃驚退入，季貞驚起，

很慌；志明看得呆了，趙聲入室。

趙聲：老伯！你不要慌，我不是日本兵，

請問這裏是志聰老哥的家裏嗎？（隨手坐下）

李甫：你找志聰做什麼？可是他不在家裏

趙聲：不找他，（從懷裏取出一封信）這是

他叫我帶來給你的信。（全家歡喜，李甫把信接了。）

李甫：我們屋裏懺得很，委曲你請坐一會

趙聲：老伯！不坐啦，怕人瞧見我。

李甫：不要緊的，看見了怕什麼呢？

季貞：我看這位客人，走得很氣喘，還是請坐一坐，先喝一杯茶。

趙聲：不行，我剛從東北逃回來，歸心如

箭，如果再碰見日本兵，不是很危險嗎？

李甫：這位老弟既是這樣說，那末費心你把剛才的信讀給我們聽了以後再回去吧。因為這村子裏要找個真正會看信的人，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啊。

趙聲：（向外探視作沉思狀。）好，天還沒有大晚，我就念完信走吧。（從李甫手裏取過信來拆開封，展開來，李甫季貞都注視着聽他念信）你們聽着：

「我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已經好久沒有見着你們的兒子，心裏不掛念嗎？我雖然沒有親見你們受到這樣的苦痛，但是我能想到你們怎樣愛念你們的兒子，和你們在家

中怎樣的受凍挨餓，那怪着誰呢？這都是做兒子的氣不過倭奴的強佔我國的領土，槍殺我們的同胞，所以遠離了家鄉，和他們拚個死活，替祖國出口怨氣，因此爸爸媽媽縱使因我而受到種種的苦楚，也能原諒的吧！」

季貞：咳，日本鬼子那樣的害人，不知他們生着怎樣的心肝呀！

李甫：別說閒話，讓這位老弟念下去。

「不過，你們辛辛苦苦的撫養了我，現在非特絲毫享不到一些的清福，反而增加了種種的煩惱。再想想你們在家中的苦楚，不覺得眼淚直流下來，因此飯不能飽，睡不能安，惟有終日想怎樣去和日兵格鬥，打倒我們最大的仇敵……」

李甫：我們生着這樣忠勇的兒子，現在所受的苦楚，不但不很甘心，就是死了也能合眼的。

季貞：大兒這樣的和日兵拚命，萬一發生危險，我不是永遠不能和他見面：

：唉唉唉，好兒呀！

趙聲：老大媽，你不要哭，聽我念信吧。

「我到了關外，和敢死的合夥着三番兩次的進攻日軍，雖然打過好幾次勝仗，但那兇惡的大砲，無情的槍彈，終於把同伴們一個一個的傷掉；我能夠在九死一生中保留着殘餘的身體，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大幸……（中途停止，預備把信交還給李甫。）

李甫：我們祖上一向行善積德，要是老天有眼，我想聰兒一定會生還的。

抗戰叢刊

季貞：以後怎樣呢？（急迫的問）

趙聲：老伯，時候已經不早了，我還要趕路回家去，信中沒有多大要緊的事，不念也行了！

李甫：你這位老弟，我看信中的字也不多了，念完他反正不要多大工夫，請費一點心，替我念下去吧！

趙聲：沒有多大意思，不過是幾句問安的話。

季貞：我看客人的神氣，好像有些避諱的樣子，大概有要緊的事，你不肯告訴我們罷。

趙聲：那我告訴你們一句話，你們別聽了信中的話悲哀起來，這也是當兵的常事啊！

李甫：請你快念吧。

趙聲：「日軍因為屢次被我們打敗，所以

前天調動大兵，什麼飛機隊呀，過山砲呀，機關槍呀……他們預備反攻過來，把我們一網打盡；爸爸媽媽，我們是獨立國家的男兒，難道容忍他們那樣的壓迫而屈服嗎？不，決不！我們早已立了犧牲的決心，惟有用我的鐵血，抵抗他們的暴行……」

季貞：這樣，我想一定是危險了，（戰慄而哭，）兒啊！兒啊！

李甫：你暫時忍耐一些，讓這位老弟再念下去吧。

趙聲：「今天半夜裏，我們準備去襲擊日兵的軍營了，這裏許多敢死隊的隊員，個個把死生置諸度外，準備着最後的犧牲，現在太陽漸漸的西下了，我門赴陣殺敵的時間也快要來

臨了；爸爸媽媽啊！明月掛在當空，我的一顆心兒也早已隨了明月飛到你們倆的懷裏，你們愛念兒子固然親切，但兒子的心兒也破碎了。親愛的父母啊！兒一切一切，都辜負了你倆老人家！爸爸媽媽，能原諒你們的不孝的兒子嗎？別了！永遠的別了！ 你的愛兒志聰」

季貞：啊！兒呀……！

（李甫志明都抱頭大哭，趙聲丟開信箋，東勸西慰，急得沒法）

趙聲：老伯！你們別這樣高聲大哭呀！我聽見外面拉夫勒餉的風聲，非常緊急，如果給日本兵聽見，那不是要鬧出更壞的事來嗎？現在還是把聲音躲藏一點，免得他們進來。

李甫：（止哭）外邊真要拉夫嗎？

趙聲：現在聽說真如失守，日本軍隊的前鋒將到這裏，所以外面風聲異常緊急哩！

李甫：志強這時不見回來（向季貞說）怕被

日兵拉去了吧？咳……

季貞：難道倭奴又把我的強兒拉去嗎？啊

！天呀？……

趙聲：你還是往外邊去問問，能夠不上他們的手，那是你們的造化，我現在要回家去了，再會！

李甫：老弟！你看太陽快要下山了，反正行不得路，明早再走，不是很奸嗎？

趙聲：不瞞你說，我是亡命之鳥，家裏還有個老母，一個妻子，兩個孩子，我心裏掛念得很，所以恨不得立刻回去看看他們怎樣，現在趁着黑夜

回去，倒可以免得被日本兵聽見。
李甫：那末我也不強留你了。

（趙聲跟在李甫背後，李甫開門，正遇着日本兵甲、乙、闖進來，趙聲乘機逃脫，李甫驚逃入室，日本兵甲、乙、進門，惡狠狠的坐下。季貞志明嚇得面如土色，戰慄不敢作聲。）

李甫：兩位先生到這裏來，有什麼事？

兵甲：大日本的軍隊已到這裏，你爲什麼不出來歡迎，倒問我們有什麼事？！

季貞：先生！我生了病，他們天天住在家裏陪我，所以沒有知道你們到這邊來啊！

兵乙：嘿！一個人生了病，怎麼全家都不能到外面走走，真是笑話！

李甫：先生，真沒有知道，但是現在先生

們既然來了，那末叫我怎樣來歡迎呢！

兵甲：老糊塗！難道這許多事你還不曉得嗎？我們大日本的軍隊，是來保護你們的，那末軍中所吃米糧，不是你們要供給的嗎？

志明：先生！在這水災年荒的當兒，我們那裏有剩餘的米糧呢？

兵乙：你這小孩子也會這樣的囉哩囉的強嘴嗎？（舉槍欲擊）

兵甲：老子們沒有功夫等着你，沒有糧食就得要錢！

李甫：（作求乞狀）先生饒了我們吧。要是我家中有米糧的話，敢不交給先生嗎？銅錢更不用說了。

兵乙：你們這些人，真是厚皮，不打不敲決不會爽爽快快地拿出來的。（舉

槍擊李甫受傷倒地，志明哭着來扶，也被擊倒，季貞在床哭求日兵饒恕）

兵甲：這許多亡國奴，我們不用和他們多講了，來，搜查！

（兵甲、乙惡狠狠的搜查東西，李甫勉強掙扎爬起，把志明也扶了起來，但仍不斷的哭泣。）

兵乙：這不是米糧嗎？

季貞：先生！我們中飯沒有吃，這些是預備燒粥當晚餐的呀！

兵甲：誰來管你晚餐不晚餐，（欲擊）這些還不夠哩！

李甫：先生！別的真沒有了。

兵乙：你還要管事嗎？該打的坯子！

兵甲：這罐麥子也好給營長的戰馬吃一個飽。

兵乙：對啦！也拿了罷。

李甫：這是麥種，現在給先生們拿去了，

那下半年叫我們種什麼呢？

兵甲：誰管得你許多！留待你條老狗命，

已經特別的通融了！

兵乙：那老婆子床上的一條花被，倒可以

拿回去蓋蓋。

兵甲：好，我去拿！（跑到小床上去抽奪被頭。）

季貞：先生！饒饒我罷，我這麼大的年紀，又有這樣的病，你拿去了叫我怎樣過活？（手拿被角不放）

兵甲：起來（很兇的喊着）！你不放嗎？

（用力一拉，季貞從床上跌下）

（季貞：嗚嗚的號叫着，志剛倚在季貞身旁哭泣。）（兵甲、兵乙、搶了許多東西，揚長而去。）

抗戰叢刊

李甫：（定了一會神，把季貞扶到床上。）

（今天中飯大家沒有吃飽，現在所剩的米糧，完全給日本兵拿去，怎麼辦呢？（不住的拭淚）

季貞：我和你吃些苦也能了，只是苦累了年幼的明兒……。（斷斷續續底哭）

志明：（帶微哭）我肚子不餓啊！昨天爸爸買給我兩個餅，沒有吃掉，我現在就拿出來給爸爸媽媽充飢罷。

季貞：難得你這樣的孝敬父母，我們死也合眼了，現在你既有餅，快快吃罷，小肚皮是餓不起的。

李甫：大概末日世界臨頭了，傷心的事怎麼會完全湮在今天呢？

志明：強哥出去至今還沒回來，我去探看一下好嗎？

季貞：明兒啊！日本兵已到這裏，外面千萬去不得的，現在只好讓他吧。

李甫：今晚飯沒有吃，倒不要緊，反正有飯也吃不下，可是沒有被，怎麼過得了呢？（想了一想）你身體有病，（目顧季貞）不能受寒的，暫時去和明兒睡一晚吧。讓我勉強在這裏過了一夜再說……。

季貞：你怎麼過得了呢？我看見門外有幾束稻杆，拿來蓋身子吧。

李甫：那末你們進去睡吧，這個我自己會料理的。（季貞進屋，李甫出門取稻桿舖在床上：身子躺好了，把稻桿蓋上，睡了幾分鐘，屋外擾攘聲，呼號聲，啼哭聲，相繼而至；李甫聞聲驚躍而起，推窗一望，輕輕關上，回進屋中）

李甫：你們醒了嗎？……外邊聲音很亂呢！怕是日本兵拉夫打劫吧？你們起來看一看。

（季貞，志剛提燈奔出，趕到窗口）

季貞：什麼事呀？

李甫：你來看。

季貞：噯呀……三公公拉去了……你來看，拖着的，不是我家族長三公公嗎？

李甫：真的嗎？他已有六十四歲啦，日兵拉他去幹什麼呢？

志剛：讓我去看一看（李甫季貞下來，志剛上去看）噯呀！日本兵近攏來了，（下去急急關上）爸爸！我看外面情景嚴重，你還是躲避開的好，免得鬧出事來！

李甫：往那裏去呢？

季貞：爬到屋上去。

志明：不行，日本兵正在路上來，出去不是要給他們瞧見的嗎？（門外人聲脚聲漸近，季甫正走到窗口時，門外驟起敲門的聲音，季甫慌極，好不容易才爬出窗口，季貞和志明都着慌和驚急）

季貞：志明！你進去吧？（志明剛才進去，日本兵丙、丁、照着電筒進來了）

兵丙：叫你家的男人出來，跟我們一塊兒去！

季貞：先生！我們家裏現在沒有男人，請到別處去找吧。

兵丁：我們自己來搜。

季貞：先生！我不說人的，你們不必費心了。（季貞攔阻着）

抗戰叢刊

兵丙：我們剛才在門外聽到裏面踏踏跑跑的聲音，要是沒有男人，怎麼會有跑的聲音呢？

兵乙：你們要老命嗎？趕快自願的出來跟我們去！

季貞：真的沒有，祇有一個女兒在裏面。

兵丙：你的女兒也好，我們總得拉個人去。

兵丁：老哥！去搜。

（志明自內逃出，且哭且奔，伏在季貞身旁；兩個日本兵搜查一下，惡狠狠的出來。）

兵丙：走吧，也許他躲在屋外哩！（兵丙、兵丁、出，季貞志崩定了一回神）

志明：媽媽！外邊聲音似乎靜了，大概這些日本兵走遠了。我可叫爸爸回來

了。(開窗輕呼，無應聲)咳！怎麼沒有聲音呢？

季貞：明兒你快些提了燈出去照他回來。

(志明提着燈出去找，季貞坐着咳嗽。過了一回兒，志明在窗外高呼，季貞至窗口側聽。)

志明：(從台內喊出)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媽媽！爸爸死了！快來呀！

季貞：你的爸爸死了！天呀！天呀！……

……！(皇急的跑着，因在暗室，頭

觸門而倒)呵哨！

志明！媽媽！快來呀！我扶不起爸爸啦！

(志明不斷底號哭，停久無人答應，拭着淚岸燈推門進來，瞥見季貞倒在地上忙丟燈伏地大哭。)

——幕急閉——

黃滿月(獨幕劇)

魏亡誠劇第一聯集
創作宋之的等執筆

地：浦東三衆碼頭。

時：夜九時。

人：禿頭阿三——水鬼，瘦骨嶙峋，四十餘歲。

朱阿七——水鬼，強壯，三十二歲。

沈地恭——前線視察員。

中國兵——甲，乙，丙，丁……。

日本中隊長。

日本兵——甲，乙，丙，丁……。

便衣隊——甲，乙，丙，丁……。

景：舞台右部爲碼頭，烟霧朦朧中可見停泊江面的日輪烟筒及桅桿，上懸太陽旗，燈光隱約，靠左部及台前置有麻袋等防禦工事。

開幕：開幕時槍聲隱約可聞，空氣異常嚴

蕭，碼頭上荒涼無人。

半晌：台後隱約傳來不成調的歌句，禿頭阿三身上背着鑿子，板斧及錘子等上。他一面低低的歌唱，一面就着酒盞喝酒，彷彿絲毫沒有感到戰爭的威脅。越唱越高興，竟發聲高歌起來了。（便衣隊甲，乙，丙……：突然從麻袋後搶出）

便甲：站住！

（禿頭阿三突然吃了一驚，歌聲中途停止）

便乙：別動！你是誰？那一國人？

禿：我呀，請你看我這一顆頭，一根汗毛都沒有，人家都管我叫禿頭阿三。我自己可常自比翻江鼠，一年三百六十日，總有三百天我是浸在水裏，這道地地的中國貨。

抗戰叢刊

便丙：哦，你是個水鬼呀。

禿：是，不錯，被你給說着咧。可是我要告訴你，我這個鬼跟他們那些鬼可不同，我這個鬼是一肚子熱心腸，他們那些鬼可一肚子是壞心眼，比閻王還兇，比判官還惡……。

便甲：少廢話，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禿：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便甲：我？我們有事。

禿：我也有事！

便乙：你有什麼事？

禿：你有什麼事？

便丙：（冷不防把禿頭抓住）你是什麼人，漢奸還是探子，快說！

便甲：別管他，快搜搜！

便乙：搜！

禿：別忙，我有通行證。

六九

便甲：在那兒？

秃：這兒，這兒！（指口袋）

便乙：（從口袋裏把連行證取出瞧瞧，看

了一遍）哦：你是……。

秃：是的，是的，你看，現在你明白了。

（便衣丙把禿頭放開，稍停，遠處有

砲聲）

便乙：真奇怪，砲聲越來越遠，大概是鬼

子們真是快肅清了！

便甲：不，他們是害怕。

便丙：害怕，哼，你還沒有見過他們對老

百姓那股兇勁呢！

便甲：只是對老百姓，對沒有武裝的老百

姓，對沒有抵抗能力的難民們，他們

的……

秃：這話不假。前天哪，哦，是大前天，

我從廟北逃出來，我們一夥一大羣人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邊躲

槍彈，一邊往租界裏逃。逃着逃着，

碰到幾個鬼子兵，看樣子是前線吃了

敗仗，逃下來的，本來已經不成樣子

；可是一看見我們，那股勁就大了，

用槍刺這刺一搗，走在前面的就都倒

下了。有一個小孩子，嚇得一哭，他

們便連小孩子也刺了一槍。那孩子才

九歲，九歲呀，孩子的媽仆在孩子身

上，也不哭，也不動，就像跟孩子死

了一樣：只這一事，我禿頭也跟鬼子

拚定了。

便乙：你什麼時候動手啊！

秃：動手嗎：也就快了！

便乙：你不怕嗎？

秃：怕，怕什麼？我禿頭也看透了。日本

鬼子打過來的時候，也絕不會因為我

是老秃，就不要我的腦袋。到那時候，想活可就難了。趁着還沒被砍了頭，還留着這們一口氣，我就得盡我的力量，我非把鬼子船通幾個窟窿不可！

便丙：好！連你們老百姓都這樣盡力，我們當軍人的非跟這般狗賊拚死命不可了！

便乙：對了，我們是除了拚命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什麼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狗屁！等到中國人都做了日人的奴隸，還能講什麼親善嗎？

便丙：還能講什麼共存共榮嗎？

便甲：哼！

(秃頭東張西望)

便乙：你望什麼？

秃：我望我一個同伴。

抗戰叢刊

便甲：你們一共幾個人？

秃：八個人。有幾個在別的碼頭下水，我

跟一個朋友在這三號碼頭。

便丙：就算這三號碼頭離那幾條商船最近

秃：可不是？可惜出雲艦跑了，要不然

倒碰碰它，看它倒底怎樣？

便甲：你別小看這六條商船，這上面藏着

幾萬包米呢。

便乙：幾十尊砲。

便丙：還有幾千鬼子兵呢。

便甲：並且告訴你吧。老兄！他們還打算

在今夜裏登陸呢。

秃：登陸！他們就死了吧。我非讓他們全

部喂了魚蝦不可！

便丙：怎麼，你想把他們這六條商船全弄

沉了嗎？

禿：不全弄沉，還給他們留下一條嗎？

便丙：不！老兄，我們的野心也不能過高

，要是沒有全弄沉的力量，就弄沉一兩條也是好的。我們能夠毀掉敵人一條船就是減少敵人一份力量，我們就

有一份勝利的把握。我們要穩打穩紮，得

步就進一步，那怕戰事延長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要緊，要勝

利就該是真正的勝利，使得日本鬼子在中國的毒害絕了根，斷了種。

禿：你們不說鬼子要登陸嗎？要真的登了陸……

便甲：我們就記他們完全消滅！

禿：哦！（懷疑的四面張望）

便乙：你以為我們這幾個人力量不夠，是嗎？告訴你吧：這前前後後左左右右

，沒一處沒有訴們的軍隊，只要他們

一上來……

禿：（領悟的）我曉得，我曉得！

便乙：可是你們那位朋友怎麼還不來呢？

禿：我也奇怪啦。

便丙：不會不來了把？

禿：不會，不會。我的這位夥計呀，別看他年紀輕，本領可比我大。這種本領

啊，真是翻江搗海，比我還強。你就是把他五花大綁，綁個結結實實，

在水裏，也淹不死他。他在水裏可以住三天三夜，睜着眼睛可以看十丈遠

近。你想，這些船還有活命嗎？

（禿頭焦灼的兩傍張望，大聲的吹着口哨）

便乙：（厲害的）別吹哨子！

（禿頭還沒有來得及停止，船上已經搶先的向岸上開了一排槍。）

便甲：快臥下，散開！

（禿頭與便衣等均急忙躲麻袋背後，半天，禿頭探出頭來，慢慢的走出，船上又是一排槍，禿頭又躲到麻袋後面。）

（半天無動靜）

（衆人偷偷溜出）

禿：好險呀！

便丙：老大哥，這一點你可不行咧，在這種地方，千萬不能吹哨子。一吹哨子，鬼子就知道我們是打暗號的。

（稍稍，遠遠的有一個人悄悄的偷上）

便甲：站住，誰？

禿：（急忙招手）嘿，阿七，你怎麼才來呀？

阿七：啊，禿頭老哥，是你呀！可把我嚇壞了！

禿：你可把我急壞咧。

抗戰叢刊

阿七：你就在這個地方等我嗎？

禿：是呀，我等你快兩個鐘頭咧。

阿七：（把禿頭拉在一邊，低低的）這地方可險透了。方才我來的時候，子彈在頭頂上呼呼的直飛，一個不留心，就得要了命。並且我方才聽人說，船底下還有電網呢！

便乙：這位就是翻江搗海的英雄嗎？

禿：不錯，就是他。你看，多高，多壯？

阿七：老大哥，你先別誇獎我，我以爲……

……
禿：你以爲事情在幹不在說是不是？就憑你們年輕人這份精神也不會亡國呀！

便丙：方才我聽這位大哥說，你先生能在水裏住三天三夜，真好本領！

阿七：不敢當，不過我覺得……

禿：你覺得我們現在到幹的時候咧，是不是？好就幹吧。我禿頭沒有別的，年

七三

紀大點總要走在你們年輕人前面，要我死我先死，留下你們年輕人好多活幾天，讓我先來……

阿七：不！我……

禿：你還要搶先嗎？好，老哥讓給你！

便乙：你老兄真不愧是我中國人。

阿七：不，不是這個意思。鬼子們的船底下有電網呢。

禿：就是有電網，我們也要拚他一拚呀。

便丙：對咧！我們在前線的弟兄們也全部

抱着拚命的意思，儘管鬼子們的大砲在轟，儘管鬼子們的機關槍在掃，我們照樣的衝鋒。你死了，還有我，我死了，還有他，他死了，還有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我們非把鬼子趕出中國不可，非踏平鬼子的狗窩不可，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死光，總也要擾

得他們不能安靜！

禿：好，老弟。你說得好，你說得好，等到把鬼子趕出了的時候，老哥請你喝

一鐘，喝一鐘！

阿七：可是人家有電網啊！

禿：有電網你怎樣知道？

阿七：我聽說。

便甲：怕不一定吧。我們在沒打的時候，

也聽說鬼子的大砲怎麼怎麼厲害，飛機怎麼怎麼凶兇，其實呢，全是漢奸造謠，全是狗屁。

阿七：這可不一定！

禿：（發急的）阿七，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阿七：怎麼？

禿：你要是真的害怕，我禿頭就先跟你拚命！

阿七：我倒不是怕，我是有點……

秃：有點什麼？

便乙：（調解的）這位老兄，你是給漢奸騙了。你不知道鬼子們，你越怕他，他就越欺負你，你要一打他，他就要給你磕頭咧。他們雖是有大炮，可是，只會無目的亂轟，他們雖是有飛機，可是却只會在千米以上的天空飛。他們沒有一個不怕打仗的。我們呢，沒有一個不想拚命的。只有漢奸，才怕鬼子。鬼子有什麼可怕？還不是一個頭兩個眼睛嗎？

秃：對，老弟！你說的對，你說的對。那麼，你說你剛才說的「有什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你說。

阿七：（吞吞吐吐的）我有點……：……老大哥，你是知道我的。

秃：（賭氣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抗戰叢刊

阿七：不，你知道。

秃：奇怪，你心裏的事，我怎麼知道？

阿七：你想……：

秃：想什麼……：

阿七：你的……：

秃：我的什麼？

阿七：你的弟媳婦。

便乙：（不屑的）哼！

阿七：你的弟媳婦，她……：……哦，我簡直不敢想。

秃：怎麼，難道是她不教你幹這件事嗎？

阿七：這件事？不，不，我始終也沒敢告訴她，我怕她知道難過。方才我出來的時候，她追着我直問：你到那兒去，你到那兒去，我看她害怕的那個樣子，我也就害怕起來了！

便丙：真是豈有此理！

阿七：我知道你們要笑話我的，可是我，我……

禿：你中途變卦了？

阿七：萬一我這一下去死在水裏上不來，

你想別會怎麼辦，她會怎麼辦？我們

結婚才五個月，況且又有孕。

禿：那更好了，你就是死了也有後了。

阿七：不，不，我娶死了，孩子生下來會

向別人叫爹爹的。

禿：（氣憤的）所以你想現在甯肯自己向鬼

子叫爸爸了，是不是？

阿七：（激動的）瞎說，我阿七也不是歹種

，我阿七也恨鬼子……

禿：分明是個不中用的人，還不是歹種。

便甲：朋友你想想看，我們在前線作戰的

軍人，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

婆孩子；在前線上慘死的老百姓，又

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東四省，在北平，在天津，那些

已經被鬼子宰割的土地上，千百萬的

同胞，又那一個沒有家，沒有老婆孩

子？難道你的老婆孩子就這樣的值錢

嗎？你的老婆難道不可以跟你一道上

火線嗎？等到鬼子真打到你的家的時

候，你的家還保的住嗎？你的老婆還

保得住嗎？

禿：對呀，是呀！我們這八個人裏面難道

就是你有個媳婦嗎？

便乙：朋友，放明白點，我們中華民族的

復興是要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血才會

換來的！

禿：跟這種不中用的人講什麼，我以前白

抬舉你了，算瞎眼。我走了，你回家

去吧！

(他急忙的跳到水中，阿七始終一語不發，彷彿內心激動得很厲害，這時

忽然大呼「等等我」！)

便乙：怎麼，你想開了嗎？

便丙：(指江中的船)你們看船在動了！

便甲：鬼子們已經在準備了，我們躲開吧

(三人欲下)

阿七：等一等，

便乙：哦！

阿七：(沉重的)我也要去了。

便甲等，……………

阿七：要是我死在水底下，請你們千萬到

我家裏去送一個信……就說……我已

經……我住在周家嘴十六號……我的

媳婦叫……叫阿桂。

便甲：好朋友，放心吧，要是今天這一仗

抗戰叢刊

打下來，我們還活着，我們一定把信給你帶到！

阿七：(欲下又止)還有，還有……她叫阿

桂，(躍入水中)

(四人稍靜)

便甲：你們看，當中那一隻往這邊靠過來了，弟兄們，我們等着幹吧！

便乙：我們一定再捉幾個活的。

(三人下)

(稍停，一日兵隊長攜四日兵鬼祟祟的上)

日兵甲：還好，這兒什麼人也沒有。

隊長：(向日兵甲)喂，你去看看，前面有

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甲：(猶豫不前，終向日兵乙)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乙：(更爲恐懼向日兵丙)喂！你去吧

七七

，看看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丙：（向前走了兩步，終於莫明其妙的退回來向日兵丁）還是你去吧！我

給你巡風！

日兵丁：（嚇得不知所措）我……我……

隊長：（大怒）混蛋，難道還要我去嗎？你們四個都去，讓我……我一個人給你們巡風！

們巡風！

（四兵無奈何的走向前去，一會兒就捏着一把汗跑回來。）

隊長：（作一個要跑的姿勢）怎麼樣？

日兵甲：前面一個敵人也沒有？

隊長：（立刻威嚴的）我早知道一個敵人也沒有，沒有道理，中國兵看見我們來，都嚇跑了。好，現在我們可以回去交差了。

日兵丁：可是隊長，我不懂，我們從東京

動身的時候，不是說帝國軍隊已經佔領了上海，我們是來接防的嗎？

隊長：所以中國兵才一個也沒有。

日兵丁：那時候上面有命令說，中國兵已經退出上海了。

隊長：可是他們也會……

日兵丙：難道是又反攻回來了嗎？

隊長：胡說！帝國軍隊佔領了的地方，中國軍隊還能攻進來嗎？

日兵乙：那麼為什麼？

隊長：沒有為什麼！不準亂開槍。

日兵乙：是！

隊長：不過——我也有點奇怪，一向以為不值一擊的東西，這次彷彿也利害起來了！

日兵丁：我們就是想請隊長說明——

隊長：我不說，這是策略的問題。策略，

懂嗎？

日兵丁：……

隊長：帝國天皇是沒有錯的。佔領中國是我們的職責！別的，我們什麼都不准管，信賴天皇，這是我們的義務。

日兵丁：是！

隊長：（突然大驚）那是什麼東西？

日兵甲：（也吃了一驚）彷彿有人在動？

日兵乙：進到我們面前來了！

隊長：（恐怖的）臥下，趕快向菩薩祈禱

（大家均臥下祈禱）

隊長：退！

（大家向岸邊退）

隊長：彷彿有槍子響！

日兵丁：（站起來）隊長，什麼也沒有！

隊長（驚異的）啊！

日兵丁：四面都很安靜，的確什麼也沒有

抗戰叢刊

隊長：（也慢慢地站起來）果然，果然，謝菩薩保佑！（突然嚴厲的）方才是你們

誰起頭的？

日兵丁：是隊長

隊長：混蛋！怎麼是我？分明是你！

日兵丁：（向甲）是他！

日兵甲：我……我？

隊長：是我們帝國軍人的恥辱！

（大家應「是」！）

隊長：（神氣的）週圍都很安靜，一個中國軍人也沒有，帝國軍隊可以快快活活地登陸了。好，歸隊！

（衆人應「是」！）

（四兵殿後，隊長當前，齊下）

（台上靜寂）

（從北四川路一帶傳來稀薄的槍炮聲）

(便衣甲隨一巡視員上)

便甲：他們兩個人都是從這兒下去的！

巡：大約在什麼時候？

便甲：半點鐘以前！

巡：那麼也是時候了。

便甲：噫！

巡：聽說一二八的時候，十九路軍也沾過

他們的光的；可見大家齊心、集中全

力，人力也可以戰勝機械的！

便甲：是的！

巡：今天晚上日本兵一定會上岸的，大家

都不准輕舉妄動。大家都不准發一

槍一彈，要安心的埋伏，等到信號一

響，不准一個後退。大家一鼓作氣

，把他們消滅！

便甲：是！

巡：信號你們已經曉得了吧！

便甲：曉得了。

巡：就是三聲重砲，只要聽見自己陣地裏

三聲砲響，接着一聲衝鋒號，大家就

要立刻把敵人包圍。

便甲：實際上，他們已經在我們的包圍裏

了。

巡：可是他們自己還以為很聰明呢！你看

他們的船上，一點燈火也沒有，好像

很機密的樣子！

便甲：你看，鬼子的船又動了。(望)

巡：他們也該動了。

便甲：彷彿船身搖擺。

巡：(緊急地)大概是我們的水鬼得手了吧

！

便甲：一定是，一定是。船上鬧起來了！

(船上一陣鼓噪聲)

(稍停即寂)

便甲：怎麼？

巡：（始終在用望遠鏡瞭望）不，他們在忙着搬運東西，船身漸漸下沉了……

……啊……那是什麼？

便甲：什麼？

巡：有一個人被捉了！

便甲：我看！

巡：（把望遠鏡給他）

便甲：這是那個担心媳婦的人。

巡：怎麼！

便甲：他沒有決心！

巡：你的意思是，是他會不忠實他的職務，把他的見聞出賣嗎？

便甲：說不定。

巡：（無語，台上沉靜）

（這時江中突有一重砲轟擊聲）

便甲：他們開砲了。

抗戰叢刊

巡：啊！他很堅決，不愧一個中國人！

便甲：怎麼？

巡：你看，他們不是用重砲作掩護，預備

登陸了嗎？

（又一砲，以後陸續不斷）

巡：散開，記住，等信號。

（巡哨兵，迅速跑下）

（又一聲砲響）

（船上鼓噪聲）

（許多日兵持槍衝過）

（中隊長和日兵甲乙丙丁擁阿七上。）

（阿七已經遍體鱗傷）

隊長：前面有沒有中國兵？

阿七：……

隊長：把他綁在這根路燈上。

（日兵把阿七綁上）

隊長：給我狠狠地打！

(日兵甲，以鞭抽阿七，阿七痛喊，至十數下的時候，隊長止住)

隊長：你難道不想嗎？

阿七：(閉目不語)

隊長：你難道，不想你的老婆嗎？

阿七：(突然睜開眼睛，掙扎)

隊長(有意的)你的老婆也許很漂亮呢！

阿七：(慘痛的)啊！阿桂！阿桂！

隊長：你說呀！說呀！

阿七：.....

隊長：(大怒)打死他！

(日兵甲，舉鞭抽了兩下)

(許多日兵衝過)

隊長：你看，我們帝國軍人的威風！說上岸，一點阻礙也沒有，你還不覺悟？

日兵甲：打死他算了。(方舉鞭欲打)

日兵丁：隊長，你看五號船怎樣了？(五

號船下沉了起來)

隊長：怎麼着火了？

日兵丙：着火火了！

(船上大亂)

(火燃燒)

阿七：(含笑)吧！也叫你們看看中國軍隊的威風！

隊長：(拔出手槍方欲擊)跑過來。

(遠處一聲炮響)

隊長：(一驚)那兒炮響？(又一聲)

日兵甲：(惶亂的)又一下。

(又一聲)

日兵丁：又一下！

(衝鋒鎗響起)

隊長：怎麼？糟糕，中國軍隊來了。

(四面八方喊殺聲又起)

(機關槍掃射)

(日本兵狼狽退回)

日兵甲：糟糕，中計了！

(日兵哭號聲)

日兵乙：媽呀！

(日兵在機關掃射下有死傷)

日兵將軍：下船，下船。

(日兵搶先下船，有落水者)

(隊長及日兵甲乙丙丁上)

隊長：(焦急的)船燒了！

日兵甲：媽呀！

(突然日兵皆大驚癡呆)

(船上燃燒甚烈)

(船上人語「船漏了」，「天啊」

「菩薩保佑啊！」

「媽呀！」

「火，火！」

(船越沉越下)

隊長：我們怎麼辦呢？

日兵甲：躲開！躲開！

(又一陣機關掃射)

日兵乙：中國兵來了！

(日兵均躲避)「中國軍隊上」

便甲：鬼子都死絕了囉！

兵甲：搜搜看。(完)



抗戰叢刊

再版改訂本（二〇〇一—五〇〇〇）

第四輯 小學國語

趙可師編

購閱收取印刷費九分

江西省政府教育廳印行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日再版

抗戰叢刊

第一輯 中學國語 再版本

定價連郵一角

堅守我們的立場
共存為國犧牲之決心
國慶前夕向國民廣播演辭
政府對於現在中日局勢之聲明
美總統羅斯福演辭
復興民族的基礎
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
為民族的前途工作
一種態度兩種工作
不自由毋寧死
亞南法士與洛林爾
凡爾登

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

馮玉祥
李宗仁
程時燿

梁啟超
梁啟超

第二輯 民眾劇本

定價連郵七分

模範軍人

第三輯 抗敵宣傳

熊德基編

定價連郵五分

一 為什麼要抗日
二 日本過去怎樣侵略我國
三 日本對我們有什麼企圖
四 日本怎樣對待我們的敵人
五 日本怎樣殘害我們的同胞
六 日本應該怎樣抵抗暴行
七 我們應該怎樣抵抗暴行

抗戰叢刊

第五輯

蔣委員長抗戰言論 儲子編 定價連郵六分

八 怎樣實行對日經濟絕交
九 為什麼要當兵納稅和認購救國公債
十 戰時人民應該具備些什麼知能
十一 戰時人民應該有什麼準備
十二 中日國力到底誰更強大
十三 何以我們能得最後勝利

愛爾蘭愛國詩人
歐戰期內法國出征軍人絕筆集
柏林之圍
最後一課
龍潭之役
戰神在嘆氣
善心在嘆氣
馮將軍歌
馮將軍歌
法國馬賽革命歌
縫衣曲
劉復
黃遵憲
老舍
徐鶴
胡適
胡適
張雲漢
劉雲漢
復

贈 卅年六月廿九日